

新刻全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卷之十七

二南里人

編次

三山道人

繡梓

第八十一回

百夫人為夫報仇 王克新計取鈴索

詩曰

才子却憐天上桂 世危番作陣前功 廉頗解武文無說

謝眺能文武不通 雙美盡輸唐督將 二南章句六鈞弓

却說四員副將。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百里鴈。有翅不能飛。大家取

笑了一會。笑聲未絕。渾身是火。滿面是烟。一個總兵官。四員副將

三五百名番兵。都做了一堆灰燼之末。這一陣。比火燒藤甲軍。只

會狼狽。到明日。撥開灰來。也有燒化了的。也有不曾燒化了的。也

羈牛且闢廩君陣上斷春雲



窮鳥尚飛
 杜宇聲上啼
 夜血

百夫人為夫報仇



有剝得一個頭的。也有剝得一個腦蓋骨的。也有剝得一隻手的。也有剝得一隻腳的。也有剝得一塊皮的。也有剝得一根骨的。國師看見說道。阿彌陀佛。暴露屍骸。此心何安。二位元帥在上。看貧僧薄面。把這些殘餘骸骨。收做一堆。再加上些土。殮他一殮。也是一場功德。國師開口。誰敢有違。元帥即時傳令。連灰連骨。都埋在山脚。底下。共埋做一個大堆。堆前豎一道碑。石碑上刻着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大字。國師又念上幾卷受生經。超度他們一會。大小將官都來上帳。和王爺慶功。王爺道。諸將士用力。學生何功。三寶老爺說道。王爺今日正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初然傳令。一連三日不許出戰。連帶學生心上有老大的疑惑。王爺道。初然問番將甚銳。况燕有許多技能。未易爭鋒。兵法有云。攻堅則劫。三日不出軍。正所謂堅其堅者。老爺道。落後之時。只許輸。不許贏。

這是怎麼說。王爺道。我強而反示之以弱。兵法有云。兵驕者滅。許輸不許贏。正所謂驕其氣。老爺道。移兵山下。却又築起許多敵樓。來都說道。勞民動衆。皆學生心上也。又不明。王爺道。通海關外。曠蕩無垠。地勢在敵寶林山下。道里有限。地勢就在我。兵法有云。善戰者其勢險。其節難。我所以移過營來。又豎起五個敵樓。正所謂勢如彌弩。節若發批。老爺道。不許擅用火藥。是甚麼意思。王爺道。令其不知。卒然無備。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所不備。老爺道。敵樓上懸着衡陽關的三字扁。這是甚麼意思。王爺道。番將名字叫做百里鴈。衡陽鴈。斷為之兆也。老爺道。又懸着個百里鴈死。此樓下的牌。這是甚麼意思。王爺道。卽是驅消死。此樹下。先奪其氣也。老爺道。用圓石子兒漫街道。却又掩上沙土。這是甚麼意思。王爺道。這句話不肯說破。只說道。這個到沒有甚麼意思。王爺這一番調度。

這一場大功。那個不說道王爺妙算高天下。富美眉中百萬兵。三寶老爺分付安排筵宴。王爺道。百里鴈雖死。還有個百夫人着實利害。強敵在前。怎麼敢受筵宴。道猶未了。藍旗官報道。番王大關了西門。一片獸皮鼓响。一片喊殺聲喧。當頭一員女將。騎了一匹火炭一般的紅馬。手裏使着九口飛刀。領了一枝番兵。高叫道。殺夫之仇。不共戴天。是那個蛮子。敢來和我百夫人比手麼。此時人馬已自殺到第一層敵樓之下來了。怎麼就有個百夫人。殺到敵樓之下。而來。原來番王聽見百里鴈死於南人之火。大哭一場。說道。悔不聽仙師之言。致有今日之禍。掣過戒手刀來。就要自刎。左右頭目。滿朝大小番官。一齊上前勸解。方纔住了手。說道。百夫人之死。是我誤了他。快差人報與他家裏知道。教他全家不消傷感。照舊受我爵祿。所有陪下番兵。一應百夫人掌管。一切軍務。先斬

後奉諸人。不得中制。欽此。欽遵。番王只說是撫慰他家裏一番。安生者之心。報死者之德。那曉得百夫人原是個眉粗眼大。奶突腹高。一雙羊會使九口飛刀。又有個甚麼紅綿套索。一雙脚會走千百里遠路。金鈎倒掛着人腰裏。又有一件甚麼幌心鈴兒。素常是個不良之婦。却又聽見丈夫死于非命。他就肝腸碎裂。兩泪齊拋。那一股怨氣冲天。双脚只是平跳。双手只搥胸。正在有冤沒伸處。恰好番王傳下旨意。着他掌管番兵。他就借着這個因頭。擡起殺人心。領了一枝軍馬。竟出西門外來。故此就殺到第一層敵樓之下。王爺道。喜得還不曾肆筵設席。險些兒美做個開宴出紅粧。即時傳令。着左右先鋒。嚴守敵樓。不許疎失。亦不許輕自出陣。直待日西。敵兵退去之時。許追殺他一陣。可一戰成功。左右先鋒得令。不敢違悞。堅守敵樓。左右兩翼。堅壁不出。只見百夫人領了一枝

軍馬往來馳驟。直到敵樓之下。高叫道。殺夫之仇不共戴天。是那
個蠻子。敢來盪我的手也。口裏一邊罵。手裏一邊舞着那九口飛
刀。舞得果真的奇妙。上三下四。左五右六。前七後八。就像一個飛
鳥。有九隻翅。闊平地上。會飛這還是初然間。舞得下數。到了末後
之時。舞到雪花蓋頂。枯樹盤根。就只耳根頭。听得一片聲響。眼面
前看見一片雪白。說甚麼刀山。好不利害也。左右先鋒說道。這個
番婆。到是難和他比手。王爺怎麼這等神見。就傳令不許輕自出
戰。自侵早起。纏到日西。敵樓不得過去。左右兩營。堅壁不出。衝突
不通。口也罵得牙齒軟。手也舞得筋力拳。只得收拾回去。正叫做
乘興而來。美得沒興而返。副轉到城下。找着西門。只聽見一聲砲
响。霹靂如雷。响聲裏面。喊殺連天。鼓聲震地。後面有兩員大將。高
叫道。甚麼番婆。有甚麼本領。敢來廝殺。快下的下馬盪刀。把個百

夫人激得怒氣填胸。咬牙切齒。更不回話。只走。扭轉身子。輪動那
九口飛刀。殺將轉來。這邊兩員大將。一個是右先鋒威武大將軍
張訖。一疋銀鬃馬。一口豹頭刀。一個是右先鋒威武副將軍劉蔭
一疋五明馬。一口鴈翎刀。兩騎馬。兩口刀。殺向前去。你一上我一
下。你一往我一來。殺做一。馱。扭做一塊。正在酣戰之時。只見南陣
上左肋下。一聲砲响。喊殺連天。早已閃出一枝軍馬。當頭一員大
將。全裝擗甲。一騎馬。一桿丈八蛇矛。高叫道。吾乃征西游擊大將
軍。劉天爵是也。奉王爺軍令。特來拿住番婆。喊聲未絕。一桿鎗翻
天覆地的殺進陣去。左右先鋒看見。添上一個劉遊擊。越發殺得
有些興頭。自夫人也還支持得過。一邊三員大將。一邊一員女將。
正殺在好處。只見南陣上右肋下。一聲砲响。喊殺連天。早已閃出
一枝軍馬。當頭一員大將。全裝擗甲。一騎馬。一張開山大斧。高叫

道吾乃都司吳成奉王爺軍令。特來拿住番婆。叫声未絕。一張大斧。遮天遮地的砍進陣去。自古道。好漢不敵兩。莫說是四員大將。單戰一個婆娘。怕他甚麼。狼戶。只是百夫人手裏那九口飛刀。有此利害。一時近他身不得。故雖支架這一場。心裏却也漸上的有此懼怯。正在懼怯之時。只見南陣上一人一騎。手裏拿着一面令字旗。飛一般跑過去。高叫道。吾乃中軍帳下左護衛鉄楞是也。奉王爺軍令。南陣上有能拿住百夫人者。官給賞銀一千兩。斬首者。官給賞銀五百兩。其餘的番子。一顆頭賞銀十兩。厚賞之下。必有勇夫。四員大將。想看那一千兩銀子。那一個不想看。百夫人這些軍馬。想着那十兩銀子。那一個不掀番番子的頭來。百夫人看見事勢不諧。心裏想道。我且抽身回去。不然之時。一千兩銀子。賣了個文身。五百兩銀子。賣了一顆首級。一声牛角响。收轉軍馬回去。自

家一騎馬。押後兩脚蹬着鐙。兩手舞着刀。進得西門來。已自折了一半軍馬。心上正在煩惱。那曉得西門裏面。一声砲响。喊殺連天。門闕裏早已閃出一枝軍馬。當頭一員大將。全裝擗甲。面如黑鉄。鬚似鋼錐。一疋烏錐馬。一桿八十四斤重的狼牙棒。高叫道。吾乃狼牙棒張柏奉王爺軍令。在這裏等候多時。把你這淫賤番婆。只我一棒打你做塊肉餅。何不早上的下馬投降。百夫人喝声道。你是甚麼人。敢閃在城門闕裏。你可認得我的飛刀麼。即時輪動那九口飛刀。果然輪得是個雪花蓋頂。張狼牙也不管他甚麼雪花不雪花。儘着他的力氣。憑着那桿狼牙釘。一任的築向前去。百夫人雖然利害。後面又是四員大將。一湧而來。沒奈何。只得把九口刀。漫天漫面的。驀進城裏去了。這一陣。百夫人雖不曾受傷。原有三百多個番兵出陣。止得三五十個圓去。番王大怒。罵說道。淫賤

婦人你既不善戰何故強要出陣。虧折我的軍馬。百夫人即時扯個謊說道非干賤妾不善戰之罪。只緣這批軍馬原是我丈夫掌管。今日之間都不听賤妾調度。故此取敗都是自送其死。當王又在用人之際不敢十分難為百夫人。恐生他變。只得從容說道雖不于你事。只是一日殺三百。十日殺二千。我這國中能有幾千軍馬。我也不得不慮。百夫人道賤妾今當不用軍馬。只是匹馬單刀。要殺退南朝這些船隻。若不成功。誓不。回朝拜見我王。當王道既是不用軍馬。功績愈高。到了明日。果真的只是百夫人一匹馬。九口刀。竟出西門來。藍旗官報上元帥王爺道今日不許輕敵。去不許追。老爺道昨日一陣已禡浴婦之胆。今日乘勝而殲之。有何不可。王爺道不可一例而論。老爺心上還有些。犯疑却說第一層敵樓上原是左右先鋒。左右兩邊遊擊原是劉二人。當吳成前後策應。

新添張柏及至百夫人討戰。老爺不敢違令。百夫人看見沒人出來。百般辱罵。兩邊遊擊却有些忿上之氣。却又不肯開言。罵到日西。百夫人也罵得氣嘆。意思要去臨了。又狠是罵上兩聲罵甚麼。畜猪。畜狗。畜東。畜西。別人還自可。張狼牙又是個火性的。這一場罵就是火上加油。激得只是氣沖牛斗。咬牙切齒。恨不得一把抓過個百夫人來。築他幾釘。也不記得元帥的軍令。還是怎麼。一騎馬一桿狼牙釘。飛一般跑。出陣去。接着百夫人只是一片釘响。百夫人一則是日西氣嘆之時。二則是猛空裏走近前去。出其不意。與他一驚。三則是張狼牙生得黑臉。上的相貌。又惡。手裏兵器又重。那件兵器。又只是亂築。將去不分部曲。沒有次第。百夫人也不好支架。只是舞起那九口飛刀。護定了身子。飛刀到。應是個片薄的狼牙釘。却是個粗夯的。一刀湯響。看一釘。就築一個缺。左築右築。把

千城嘿寄每先十乘以臨戎



王克新計取鈴索

推轂未膺寧長萬夫而握美



九口飛刀。口口上築得是缺百夫人就忙裏偷閑。險中生巧。雙手撇開九口飛刀。一個跟頭。打下馬來。張狼牙看見築缺了九口飛刀。人又奮下馬來。再有這等一場大功。把馬一夾。竟奔着百夫人身邊去。要砍下他的頭來。兩個先鋒和兩個遊擊。看見百夫人奮下馬來。也都來搶功。一齊碰响。打下裏四個將軍。一齊都到都只說斬得首級。賞銀五百兩。此功非小。那曉得百夫人撇了刀。丟了馬。兩隻小金蓮。走在地上。其快如飛。手裏帶着那一根三丈多長。九八十一個金鈎的紅綿套索。脚走得快。索帶得伸。湯響着他的。就是一個乾轆。八十一把金鈎。到就掛傷了一二十個軍士。帶傷的都在頭上。或是掛了眼。或是掛了鼻子。或是掛了嘴。或是掛了耳朵。或是掛了頭髮。或是掛了兩只耳。或是掛了腦蓋骨。還有一等不帶傷的。或是掛吊了盔。或是掛吊了纓。或是掛吊了扎巾。或是

掛吊了甲。或是掛吊了鎗。或是掛吊了耙。還有一個將軍。是那個將軍。原來就是張狼牙。掛吊了一頂鐵幘頭。掛吊了一付紅抹額。掛碎了兩塊皂羅袍。張狼牙原在對陣。馬又走得快。故此被傷。兩個先鋒。兩個遊擊。原是離得遠。馬却走得遲。故此不曾帶傷。百夫人全勝了一陣。掃去朝見番王。一根索上。取下許多的盔甲。扎巾之類。又有許多連皮帶骨的傷痕。番王大喜。重上的賞賜。說道。全仗夫人之力。明日成功。同享富貴。却說張狼牙輸陣。而掃自家。受氣。還不至緊。遣了元帥軍令。豈嘗等閑。只得自家先自綑綁起來。解到中軍帳上。請罪。兩個先鋒。兩個遊擊。也都是小衣小帽。跪在帳前。王爺道。這兵軍情。于律當斬。張柏說道。是小將情愿承刀。王爺道。先鋒遊擊。都只分得首級。不得為無罪。兩個先鋒。兩個遊擊。齊聲說道。非干末將們之事。望元帥老爺寬息。三寶老爺說道。

依法都該重治。只是念在十萬里之外。只是用人之際。比在本朝不同。姑容他們。將功贖罪罷。王爺道。依元帥功。姑容你們這一次。今後違悞。法無輕貸。眾將拜謝起。末老爺道。同一個番將。同一樣日。西追殺。昨日還有軍馬。今日又沒有軍馬。怎麼昨日勝。今日敗。王老先生。你怎麼曉得。昨日該出。今日不該出。王爺道。昨日百夫人初見之時。無所戒備。兵法有云。攻其無備。我是以曉得該出。出則勝。今日百夫人當喪敗之後。百計隄防。兵法有云。窮寇勿追。我是以曉得不該出。則敗。老爺道。昔日小范老子胸中有百萬甲兵。王老先生還多千萬。王爺道。承過獎了。老爺道。凡事操則立。何況行軍。王老先生在上。明日那個百夫人來。着那個出陣。王爺道。今日輸他一陣。諸將再不可出陣。可着黃鳳仙去和他比一個手。即時傳下令箭。叫過黃鳳仙來。三爺分付他。明日出陣。又分

付他九口飛刀。昨日已自看見了。三下又多長的紅綿套索。今日已自看見了。只是他有個甚麼幌心鈴。元帥那東西。却有些作怪。黃鳳仙道。承元帥老爺差遣。末將也有幾般器械。料然不輸于他。唐狀元道。某願同出馬。王爺道。這個不消同出。黃鳳仙拜辭而去。老爺道。黃鳳仙成功麼。王爺道。其氣盈。只怕還不得成功。老爺道。何不就着唐狀元幫他出去。王爺道。後面還有用他處。老爺道。黃鳳仙可敗陣麼。王爺道。雖不大贏。亦不大敗。明日可驗。到了明日。百夫人又來。南陣上却挑過了江兒水。不是昨日這些將官。是甚麼將官。原來是個朱顏。綠髮。杏臉桃腮。三縷梳頭。兩截穿衣的女將。百夫人看見到也好笑。怎麼好笑。他說道。世上只有我一個做女將。怎麼這船上也有個女將。却不好笑。只一件來。任他甚麼女將。怎麼到得我的手段。我且問他一聲。便就曉得他的動靜。問道。來

將何人黃鳳仙道我是征西後營大都督唐昭狀元的金紫夫人你不認得我麼。你是何人。百夫人道我是銀眼國女總兵百夫人是也。你船上的人無故殺我的丈夫我特來報仇。你們夫對妻。上對夫。何苦到這裏來自尋死路。黃鳳仙道甚麼人敢說甚麼死路。舉起雙刀來。漫頭撲面而舞。上了一會。百夫人道你且住待我也舞來。你看着舉起個九口飛刀。也是這等纏身裹足而舞。上了一會。黃鳳仙道你且住棋逢敵手。一看爭先。我和你比個手。看是何如。百夫人道這婦人儘有些本領。怎敢輕視于他。抖擻精神。把個九口飛刀。在心在意的砍過來。黃鳳仙把個兩面刀。也在心在意的架將去。九口的也不見多。兩口的也不見少。百夫人也不見個贏。黃鳳仙也不見個輸。兩家扯一個平過。百夫人道天色已晚。明日再來了。明日百夫人侵早就來。黃鳳仙也應時出去照舊。

是刀。照舊是各舞一會。照舊是聞砍一會。黃鳳仙寸寸節節要尋思百夫人。百夫人又在笑計黃鳳仙。曉得這個飛刀不奈他何。賈一個破綻。黃鳳仙趁空兒。欲將進去。百夫人借個勢兒。一跟頭番下馬來。兩隻脚快走如飛。手裏帶起那一条三丈多長九七八十一個金鈎的紅綿套索。實指望一鈎上住黃鳳仙。那曉得黃鳳仙又是個積年。看見他撒下馬來。就曉得他的詭計。更不趕上進去。砍他只是帶着馬。順着他一跑。手裏撒下一把黃荳出來。只見八十一個金鈎上都鈎得。是些人頭。百夫人大喜。轉頭看時。黃鳳仙土圍而去。那裏看見個黃鳳仙。心裏想道。昨日走了那個黑漢。今日却撈番了這個婁娘。此功不小。婦見番王。拿起那條索來。見功。番王道。那鈎上都是些甚麼。百夫人道都是些人頭。番王道。是個甚麼將官。就着你撈番了這些人頭過來。百夫人道。實不相瞞。

前日那個黑將官是個男子漢。喫我一虧，撈了他的幞頭抹額。今日這個將官是個女將官。喫我一虧，撈得他的頭來了。番王道那一個頭是女將官的，百夫人起眼一瞧，有好些女人的頭哩。只是還認得不真。一個個的取將下來。初然一個兩個，還是人頭。三個四個就是豬頭。五個六個就是羊頭。七個八個就是牛頭。九個十個就是狗頭。一十二十，還是葫蘆。三十四十，就是豬爪。五十六十，就是苦瓜。七十八十，就是東瓜。番王看見不是南人之頭，心中大怒，罵道：「潑賤儕，欺君賣國，不如趁早些殺了他罷。」叫聲左右開刀。百夫人高叫道：「屈殺忠良，天地鬼神照察。」番王道：「你欺君賣國，怎麼是屈殺忠良？」百夫人道：「小婦人殺夫之仇，報之不盡，怎麼敢賣國欺君？」番王道：「你既是不賣國欺，怎麼頭是假的？」百夫人道：「小婦人臨陣之時，只曉得帶起索來。」

怎麼頭是假的。百夫人道：小婦人臨陣之時，只曉得帶起索來。

的。這還是南朝女將，戲弄了小婦人。姑容明日小婦人出陣，身帶那女將之頭前來贖罪罷。番王心裏還有些不肯，左右頭目再三勸解。番王道：「姑恕這一次，後去無功，軍法從事。」到了明日，百夫人帶着這口宿氣，跑出陣來。黃鳳仙笑嘻嘻的，跑出陣去。百夫人高叫道：「賤人，你昨日怎敢戲弄我？」黃鳳仙道：「怎叫做戲弄？你來者不善，我答者有餘。」百夫人道：「我今番教你喫我一刀也。」照舊是九口飛刀，舞上舞下。黃鳳仙也照舊是兩口刀，舞來舞去。百夫人舞了一會，猛空裏把九口飛刀，望上一撇，一個跟頭，番下馬來。黃鳳仙只說還是那條三丈多長八十一個金鈎的紅綿套索，連忙的帶轉馬來。那曉得百夫人撒過了飛刀，手裏換出個甚麼銅鈴兒，搖上兩搖，擺上兩擺，弄得個黃鳳仙即時間滿心破裂，肝轉腸移，心肝頭上就是猫抓，馬上坐不住，一個倒栽葱，跌下馬來。怎麼一個搖

出像西法言 卷之十一
鈴就把人跌下馬來。原來這個鈴是百夫人的護身寶貝。名字叫做幌心鈴兒。只消暗地裏搖兩搖。憑你是甚麼奇男子烈丈夫。心肝都碎。騎在馬上的。要跌下馬來。站在地上的。要跌倒頭來。故此黃鳳仙就中了他毒手。一個倒栽葱。栽下馬來。百夫人只說這是籃裏魚。阱中虎。走近前。套上一索。只指望套將去。那裏又想摸個空。怎麼又摸個空。原來黃鳳仙有五行五固。跌下馬來。看見中他的毒手。套索近前。早已土固而米。百夫人走了黃鳳仙。不勝忿忿之氣。偏見番王當王道。怎麼今日又不曾成功。百夫人道。小婦人已自搖幌心鈴。那女將已自跌下了馬。只是拿他不住。番王道。豈有個跌下馬。就拿他不住之理。百夫人道。我王不信。乞明日親自上城觀看。一遭番王道。你有心賣國。我那裏看得你這哄百夫人。婦人怎敢賣國。上一看。就見明白。番王道。你有兩件兵

器。一件寶貝。豈可不奈他何也罷。我且看你明日。這叫做物必腐而後虫生。人必疑而後謔入。番王心上只是疑惑百夫人。這莫非是王爺又該成此一功。怎麼又該成此一功。原來番王這些疑慮。早已有個夜不收。打探得詳細。報上王爺。王爺道。好了。今番百夫人又死了。三寶老爺道。怎見得他又死了。王爺道。口說無憑。到了明日這時候。就看見道猶未了。一面叫過王明來。分付道。你即時閃進城去。撈出百夫人。那條紅綿套索兒。那個幌心鈴兒。兩件中間撈得一件來。賞銀一千兩。都撈得來。賞銀二千兩。限五鼓時候。就要交付。王爺號令嚴肅。誰敢有違。王明諾諾而去。又叫過左右先鋒。四營大都督來。分付道。明日黎明時候。五個敵樓上。都要結起大紅花綵。各色繡毬。纓絡。各要鮮明。各樓上安排細樂吹打。軍馬休息。不許喧嚷嘈雜。以砲响為號。各將官應聲而去。又叫過

各遊擊將軍來。分付道：各官統領各部軍馬，各備鈎耙套索。在三層敵樓以裏伺候。以敵樓上梆响為號，各遊擊應聲而去。又叫過各旗牌官來，分付道：你各人帶領各色兵番，把第三層敵樓以裏的磚街掃淨沙土，各石縫裏細上密土，安上鉄菱角。黃昏時領出鉄菱角去。限五鼓報完。違者梟首示衆。各旗牌官磕頭而去。又傳出一枝令箭，叫唐狀元黃鳳仙五鼓時候，帳前聽令。王爺分付已畢，正是計就月中擒王兔，謀成日裏捉金烏。到了五鼓，王明跪在帳前，交付一條三丈多長九九八十一個金鈎的紅套索兒。一個不大不小，不銅不鉄的幌心鈴兒。王爺道：你怎麼兩件都撈得來？王明道：兩件東西都在一張桌子上，故此一下子撈了他的來。王爺道：這兩件東西都有些通靈變化，到沒個甚麼响聲。王明道：不敢欺，是我預備了去。王爺道：是個甚麼預備？王明道：是我預備

下南京帶來的狗皮荷包兒，包着他。狗為地魘，任是甚麼通靈變化，受了這個地魘，再不作聲。王爺道：百夫人可知道麼？王明道：知道肯把我撈來。他一覺睡得只是鼾上的响，那裏曉得些罷。王爺道：怎麼這等睡得死哩？王明道：說起個睡得死的話來，又長了。畢竟不知是個甚麼話，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八十二回

百夫人墮地身死 引仙師念舊來援

詩曰

獨卧南窗一夢餘 悠然枕上是天涯 十洲三島山無險
閨苑蓬萊路不差 詩句精神池畔草 文章風骨筆頭花
少年忠孝心如火 幾謁金門幾到家

白刃交前未許三軍能奪節
百夫人墮地身死



丹心自守任從九死視如歸



却說王爺這雖是話長，你也大略些說與我。听着王明道：「昨日小的承了老爺軍令，不敢有違。即時一根隱身草，閃進城去。進城之後，找到百夫人宅上，街衢屈曲，經過一頭茂盛的林叢，只見一個大虫飛到面生來，一口就咬住個鼻子，咬得小的昏上沉，就要瞌困。小的心裏却明白，想說道：「元帥老爺軍令在身，怎麼敢在這裏瞌困。連忙的口裏說道：「你是個甚麼虫，咬着我？」有元帥的印信批文在這裏，你可怕麼？」那虫到是個靈虫兒，就會說話，答應道：「你既是個奉公差的，我饒了你罷。」小的又多了個嘴，問他道：「你是甚麼虫兒？」靈虫兒說道：「我的事也一言難盡。小的說道：「你也說來。」靈虫兒說道：「維我之來，嘿！上冥上。非虺非螫，無狀無聲，不寢而夢，不醉而醒，不疾而疲，不嘆而呻。若浮雲而未墜，若負重而莫勝，入人之首，修馬如九欲仰，又俯求昂，反屈若南廓子，俛几而坐。北之

手喪亡而出，入人之目，若炫五色，注睫欲迷，回瞬成黑，如日黎之昏，花步兵之眼，白入人之手，如擊如維，將掉臂而徒倚，欲撫掌而離披，墜何郎之筆，落司馬之杯，入人之足，如糾如纏，欲攀武如超乘，比寸步于休天，李白安能脫靴于內，陞謝安何以曳履于東山。至若青緇浩牘，玉笥陳編，誦不能句，讀未終篇，唯我一至，令人茫然如右軍之坦腹，靖節之高眠，又若汪洋奧義，佶偲微言，凝思佇想，欲採其玄，自我一至，忽然汗漫如尹文之坐玄，達磨之逃禪。凡此之類，倦態不一，實我之故，伊誰之失，是小的說道：「依你所言，你却不是個瞌睡虫兒麼？」虫兒道：「是也是也。他又問小的：「是個甚麼人小的？」道：「我是個枕頭虫兒。」道：「你怎麼是個枕頭小的？」道：「你撞着我，却不是個瞌睡虫兒？」道：「你怎麼是個枕頭小的？」道：「你撞着我，我正耍個枕頭小的。」心上用得，他就將計就計，許下他一個枕頭

帶着他找到百夫人宅上。驀進百夫人房裏，只見百夫人正在那裏欲睡未成，是小的對垂兒說：「這不是一個嬌兒，刮白淨兒，一個好枕頭也。」那瞌睡虫兒也曉得有些意思，一溜烟就溜在他的鼻子裏面去了。百夫人害了個瞌睡，鬪上的一片响，那裏會醒。是小的乘其方便，撈將他這兩件東西來了。王爺即時取過二千兩銀子，賞賜王明、王明馱了這一二百三十斤銀子，走出帳外來。劈頭撞見個旗牌官，都來報事。又撞見個唐狀元黃鳳仙也來報事。唐狀元問王明在那裏來，王明却把個欺百夫人兩件寶貝，王爺賞賜銀子，各樣事細說一週。唐狀元道：「王爺叫我們五鼓听令，若是幹功，一會有賞。夫妻一對，即時走上帳前拜見王爺。王爺即時把那條一絲套索，幌心鈴兒交與鳳仙，又分付他幾聲說道：『如此如此。』」

到了天色黎明，番王領了左右頭目大小番官一齊坐在西門樓上看百夫人出陣。功展何如，守到天明那裏見個百夫人出來，只見城下遠處的兩個人兩騎馬，來得後上容，走到城門之下，只見左邊馬上是個男子，烏紗帽，大紅袍，黃金帶，皂朝靴，衣冠濟楚，文質彬彬。右邊馬上是個女人，金絲冠兒，大紅袍兒，官綠裙兒，紅繡鞋兒，眉灣柳綠，臉帶桃紅，兩個人齊上的擡起頭來看一看城上。番王一向心上疑百夫人在陣上賣國，今日之時却又不見個百夫人出來，却又看見城下兩騎馬兩樣的來人，心上越發犯疑，叫左頭目問城下道：「你們是甚麼人？」唐狀元受了王爺妙計，答應道：「我是大明國一個征西大都督武狀元浪子唐英，蒙你百夫人新訂良緣，做我偏房次室，約了今早成親，故此特來迎接黃鳳仙，受了王爺分付，高叫道：『我就是唐狀元的金釵夫人。』連日和你百

夫人叙話蒙他許下嫁我丈夫佳期約在今早。故此特來迎接列位。若不准信之時，現有他的三丈多長八十一個金鈎的紅綿套索，搖得响得一個幌心鈴兒。昨日已經交付在我處，約定今早只到浦營中。都是花紅掛綵，都是鼓樂齊鳴，道猶未了。城外一聲砲响，各營裏鼓樂喧天。番王听知這兩席話，滿心准信。高叫道：「潑賤，你敢這等苟求快活，我已三五日前看破他了。都是你們衆人，和他遮蓋。今日噬臍悔之何及！叫左右快去捉他過來。一會兒左右們捉將百夫人來了。原來百夫人喫了瞌睡虫兒的虧，一覺睡到口高三丈，還是這等魂夢昏迷。到了番王面前，只得雙膝跪下。番王大怒罵說：「好奴才，好個唐狀元的偏房次室，偏你要受快活。偏我的國把你賣麼？」叫左右的拿刀來，等我親自剮他一百刀，看你去

做偏房次室，不做百夫人。越發不曉得風在那裏起，雨在那裏落。連聲叫道：「好屈也好屈也。」番王又叫拿刀來。百夫人道：「鋼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怎麼平白地只要殺我番王。怒氣填胸，只是不得個刀到手。左右頭目，却把個唐狀元說的前緣後故，細細的與他說一遍。百夫人情屈難伸，放聲大哭，說道：「天下有這等的冤枉事，情我丈夫死肉未寒，我怎麼許他偏房次室假饒。我要嫁人，銀眼國豈可少了我的丈夫。况兼甚麼唐狀元，我不曾看見他的面。甚麼大明國，我不知道在那個東西。南北我怎麼有這段情由。番王怒氣不息，罵說道：「潑賤，你還嘴強。你既是不曾得看見他，怎麼紅綿套索幌心鈴兒兩件寶貝都先交在他處，却又睡到這等口高三丈，還不睜開眼來。百夫人說得啞口無言，委是睡在床上，不曾早起來。起來之時，止摸着九口飛口不見了。紅綿套索幌心鈴

出像西法記 卷之十七
兒正叫做屈天屈地有口難分。那裏曉得是王爺妙計。兩着雙關。百夫人只是長聲啼哭。哭一聲。百里鳳喊一聲。天恨一聲。冤叫一聲。屈哭得凄。上。慘。上。江天。冷。任是後聞也。斷腸。左右頭目哭得心酸。說道。這個中間。決有些甚麼冤。枉。沒奈何。再三稟告。番王。饒他一命。羅番王看見百夫人哭得利害。况兼又是左右頭目再三勸解。意思也罷。百夫人又哭。又說道。只是饒我死。我心事終是不明。放我出城去殺他。一陣把那冤枉人的賊精。不是他就是我。上。死在沙場上。心事就明。只是我死之後。不可令百氏無後。家有弱嗣。望二位老爺。善為撫養。我夫妻兩個死在九泉之下。感恩不淺。左右頭目說道。你怎麼說出這許多的閑話。你只出城去殺一陣。來就見你的心事。勝敗非所論也。番王道。甚麼心事。只好去洞房花燭夜罷了。左右頭目都說道。決沒有此情。小臣兩個情愿把兩家

人口做個當頭。放他出城而去。倘有成親之事。小臣兩家人口。願受其罪。番王道。既如此。你兩家各供上一紙狀來。我纔肯放他去。左右頭目各自供一紙。如虛。并同受罪。番王應允。百夫人祝刀上馬。大開城門。放他出去。百夫人騎在馬上。這一肚子冤枉。再沒處投天。咬牙切齒。恨上兩聲。只見城門外。果真一個頂冠束帶的少年。自稱唐狀元。和他拱手。他正然怒發雷霆。又只見昨日那廝殺的女將。也是挽角穿袍。笑吟吟的。叫聲道。二娘子。你來也。百夫人却纔曉得是這兩個。人坑陷他。恨上兩聲。馬上兩聲。恨不得一刀就了結。一個把馬一夾。那馬走如飛。把九口飛刀。儘着平生的氣力。飛舞而起。一直殺上前來。前兩騎馬轉身。就走在前面。兩騎馬走得緊。後面一騎馬趕得緊。走的走。趕的趕。不覺的。一霎時。就趕過了一層敵樓。一霎時。又趕過了第二層敵樓。看些的趕上。早已又

到了第三層敵樓。百夫人狠起來。飛一刀上前去。一刀砍下一邊馬腿來。百夫人有了興頭。又夾起馬。趕向前去。前面就不見了那兩個人。那騎馬不知又是甚麼緣故。一轂鞍跌着在地上。把個百夫人一失。將下來。百夫人正在怒發冲冠。勢如破竹。走發了性子。撒開馬。就是兩隻金蓮步路而走。還指望照舊是這等其快如飛。那曉得走不過三五丈之遠。也是一轂鞍。一個倒栽葱。跌着在地上。一聲梆子响。兩邊遊擊將軍一片的鈎耙繩索。一會兒解到中軍帳上。一會兒砍下一個頭來。唐狀元領了頭到西門外。豎起根竿子。懸着這個頭。高叫道。銀眼國上王及大小官員人等。知悉早上的開門納降。遲者與此同罪。唐狀元號令已畢。而復王爺老爺道。怎麼王老先生。昨晚得今日百夫人會死。王爺却把個王明取過紅綿套索。兜心鈴兒。各營拾絲各敵樓上細樂各遊擊

鈎耙各旗牌官掃沙安鉄菱角。唐狀元夫妻冠帶。事上細說一遍。老爺滿心歡喜。說道。今日之功。奇哉奇哉。王明是個抽車之計。唐狀元是個反問之計。搭絲敲樂。都是些插科打諢。鉄菱角鈎耙繩索。纔是下手工夫。却還有一件。原來要滴溜圓的石子兒漫街。已自就筭定了。是今日之用。長慮却顧。有如此。王爺道。我回百夫人。一日會跑千里遠路。故此把個圓石子兒漫街。圓石子兒分外光滑。怎麼起得步去。漫街之計。特令人不知。昨日却掃開沙來。安上鉄菱角。任他踏在石子兒上。石子兒滑他。一交。任他端在鉄菱角上。鉄菱角。趕他一交。故此百夫人趕將來。馬就馬倒。人就人倒。這也只當是個地網天羅。死上兒。閉住他的道。了。一面傳令。諸將帳前頒賞。唐狀元夫婦各賞銀五十兩。各遊擊各賞銀七十兩。各營各都督各賞銀三十兩。各旗牌官各賞銀二十兩。替花掛絲

為報君恩不惜路途千里遠

引仙師念舊來援



欲紓國難敢辭征戰一身勞



不在話下。三寶老爺道。今番却好安排。筵席麼。王爺道。夜不收曾說是還有一個甚麼引蟾仙師。只怕他又來費嘴。老爺道。只在今日。就見定奪。怎麼今日就見定奪。若是沒有那個仙師。今日一定開門納款。若是果有那個仙師。今日一定關上城門。之乎也者。差人看來。果是關上城門。城中不見有甚麼動靜。老爺道。這番狗敢這等。個個無禮。明日拿住之時。剛了做一萬塊。却說番王看見西門外。豎起竿子。掛起百夫人的頭來。却纔曉得百夫人是個真心實意。屈死了忠良。連忙的把兩張供狀交還了左右頭目。汗顏歸朝。左右頭目說道。事至于此。不如開門納款。還得個乾淨。遲則禍來不小。欲解無由。番王道。起初不曾投降。得到如今。却是遲的前日仙師臨行之時。留下一個木魚兒在這裏。說道。你國中若有天難。你就敲我的木魚兒。我自下來救你。今日如此大難。不免

還要求救仙師一番。左右頭目說道。仙師曾說百里馬何如。番王道。曾說他會死頭目道。木從繩則直。人從勸則聖。前日仙師之言。王上不听。今日百夫人之言。王上不听。你莫怪小臣們所說。有眼不識忠良。有耳不听忠諫。國破家亡。想在目下。番王道。你兩個人這等埋怨。你各人自去罷。我自去處。左右頭目果真的收拾去了。番王道。我只要我的仙師。要你們做甚麼。即時重焚真香。對天禱告。上上已畢。拿出木魚兒來。敲了三下。响声未絕。一朵祥雲再上的下來。雲裏面坐着一個引蟾仙師。按下雲頭。進到殿上。番王扯着磕頭。就是拜仙師。即此還禮。說道。王上。你今日怎麼行這個大禮。番王道。御兄在上。寡人今日國中。被此大難。控訴無門。望乞御兄廣開方便。和我救拔一番。仙師道。百里馬何如。番王道。果中御兄之言。已經死了。仙師道。教人連輸連走。正所以長他

的驕滿他的氣他公然不知驕矜自滿驕兵必敗欺敵必亡焉得
不死百夫人何如番王道百夫人到盡忠而死仙師道他那三件
寶貝這如今都在那裏番王道飛刀隨陣喪失套索鈴兒都是未
死之先送了中朝仙師道也沒個遠中朝之理想是被他們設計
取將去了。左右頭目在那裏番王也是個狡猾的就裏一個小小
的說兒說道左右頭目不堪提起仙師道怎麼不堪提起番王道
他兩個每上主張我去投降我說還有御兄在上不曾稟告得怎
麼擅自投降他兩個就使起性子來說道今日也御兄明日也御
兄當此大難之時御兄在那裏你既是求教御兄我們不如各人
去罷且看你御兄明日做出甚麼乾坤來故此他兩個拂袖而去
再三留他不住番王這一席話分明要激發個仙師果真的激石
乃有火激水可在山仙師就激將起來說道這兩個人好沒來

何故小視於我他說我不如我偏然要做個大乾坤來他們看着
到了明日衣袖裏取出個經摺兒撒了一撒。公出一個畫成的獨
角青牛仙師噴上一口水那隻牛撲地一聲响竟自走將下來仙
師捨起衣服跨將上去。干裏一管沒孔的鉄笛竟望西門上出去
番王道御兄你不用些軍馬麼仙師道要他去抵鎗要他何用番
王道你不用甚麼兵器麼仙師道要他去絆手要他何用番王道
你却怎麼去廝殺仙師道這青牛就是我的軍馬這鉄笛就是我
的兵器道猶未了。逕自出了西門未到一層敵樓下各營裏不曾
得令不敢出兵仙師跨着個牛直前而走三五十里之遠只當得
緣繩走索的緣一遭繩走一遭索一會兒走到第五層敵樓之下
看見空林山石崖上一行大字着眼一瞧只見說是鴈飛不到處
人被利名牽十個大字仙師沉吟了一會怎麼看見個字有個沉

吟原來引蟾仙師是天上一個乾輪星乾輪星頭上就是個利名星。憑着你是甚麼乾輪的利名星一牽就走。他沉吟之時看見百里。鳳死在這裏是鳳飛不到處一句。已經准驗了。若是人被利名牽這一句再若准驗之時却不這場功勞是個假的。故此費了這一會。沉吟。美做個沒興頭撥轉牛來。照着西門上又是這等急走如飛。一會兒又在西門上各敵樓下還不見此動靜。走了一會。又望山脚下一去住了一會。又望西門上一來。一日工夫就走了三五轉。元帥只是個不傳令。各營裏只是個不出兵。一個仙師一隻青牛。跑進城裏去了。却說二位元帥看見有個仙師又來出陣。也不傳令諸將。一竟請到天師。天師道容明日出馬。看是何如。明日之時天師整衣出馬。只見西門上走出一位仙師。

頭戴鹿胎皮

身披鶴氅衣

青牛丹井立

鐵笛醜瓊蹄

到也好一位仙師。洋上的滿面風光。天師道來者是一位仙翁。願通名姓。仙師把個青牛夾一夾。走向前來。把個鐵笛兒擺一擺。像個要吹之狀。從上容上。却說道。

仙翁無定數

時入一壺藏

夜夜樓臺露濕

村村桃水香

醉中拋浩劫

宿處有神光

藥裏丹山鳳

碁函白玉郎

美河移砥石

吞日傍扶桑

龍竹栽輕葉

鮫絲熨短裳

樹栽啞漢帝

橋板笑秦皇

徑欲隨閑命

龍沙萬里強

天師聽罷說道。這是李義甫贈玄微先生的五言排律。以此觀之。仙翁莫非是玄微先生麼。仙師道是也。又名引蟾仙師。既承下問。願聞道長大名。天師道吾乃大明國江西龍虎山引化真人張天師是也。仙師道既是一個天師。豈不知天時。豈不知地利。何故提兵深入我西洋之中。滅人之國。絕人之嗣。利人之有。費人之財。是

何理也。天師道仙翁差矣。我二位元帥奉大明國朱皇帝聖旨。欽差撫夷取寶。果有我中朝元寶。理宜取回。如無即用一紙降書。何至滅國絕嗣之慘。仙師道既不滅國絕祀。怎麼殺了我國中一個百里馬。又一個百夫人。兵卒們不下五七百。這些人命都有何辜。一旦置之于死。天師道這是他們不知天命。負固不賓。自取其罪。仙師就惱起來。說道你說那個不知天命。那個自取其罪。天師道像你這等助人為惡。就是不知天命。就是自取其罪。仙師把牛一夾。就是一鉄笛。掀過來。天師也把馬一夾。就一寶劍。掀過去。你一笛。我一劍。你一上我一下。仙師也打不着天師。天師也打不着仙師。弄鬆了一會。各人散夥。仙師道你明日再來。看我的本領。天師道貧道一定來相陪。到了明日。仙師相見。更不打話。坐在青牛背上。拿起根鉄笛。來一撇撇。在半天之。吐喝聲道。變那根鉄笛。即時

變一十。二百。一千。一萬。滿天都是鉄笛。又喝聲長。那上萬的鉄笛。齊長起來。長有千百丈之高。柱天拄地。又喝聲。鹿。那上萬的鉄笛。一齊的。籠起來。籠有三五丈之圍。無大不大。又喝聲。來。那上萬的鉄笛。一聲响。又是一根鉄笛。吊將下來。拿在手裏。天師道。這等的術法。有何所難。我也做一個。你看着。拿出一口七星寶劍。喝聲。道。起。那口寶劍。自然騰空而起。喝聲。道。變。那口寶劍。就是變。即時。間。上。十。上。百。上。千。上。萬。滿空中。都是些寶劍。喝聲。長。那上萬的寶劍。就是長。即時。間。就長有千百丈之高。撐天撐地。喝聲。道。籠。那上萬的寶劍。也就是籠。即時。間。籠有三五丈之圍。遮天遮地。喝聲。道。來。那上萬的寶劍。一陣火光。一齊的吊將下來。还是一口寶劍。歸在天師手裏。仙師道。我要自己變化。一個變十個。十個變百個。百個變千個。千個變萬個。你意下何如。天師道。這個不消了。分身之

法且莫說是貧道就是貧道跟隨的小道童兒都是會的。仙師心
上有此不快活說道你何視人之小也既是你的小道童兒都會
你就呼他出來做一個我看。天師笑一笑兒說道此何難哉呼出
一個小道童兒來。年方十一二歲頭髮兒齊眉穿領毛青直裰着
一雙紅廂道鞋。天師分付道你做個分身法來。那小道童兒且是
慣熟把個頭髮兒抹一抹把個直裰兒抖一抖口兒裏念一會手
兒裏捻一箇自己喝聲變即時間一變十十變百百變千千變萬
雖然萬數之多。一樣的頭髮一樣的直裰一樣的道鞋。天師喝聲
道長那萬數的道童兒就是長就有十丈之長。天師又喝聲道。籠那
萬數的道童兒就是籠約有五七尺圍之籠。天師看着仙師問道
可好麼。仙師道也好。上字未了。仙師手裏的鉄笛吹上一聲只見
一陣風突然而起。

可聞不可見

能重復能輕

鏡前飄落粉

琴上响餘聲

一陣風漸上的大漸上的狂將起來。看天覆地平地上却站不住
人。仙師的意思要刮倒那些道童兒。那曉得上千上萬的道童兒
就是釘釘住了的一般動也不動過了一時三刻風光漸上的減
天師却將丟下一道飛符。即時一朵慶雲從地而起。

若烟非烟

若雲非雲

郁上紛上

蕭索輪困

那上千上萬的小道童兒都站在雲頭上騰空而起。天師道。今看
可好麼。仙師道好便好只是起得慢些。天師道你還要怎麼快哩。
仙師道你欺我不會快麼。牛背上鉄笛又是一吹。那条牛早已起
在半天雲裏。天師跨上草龍也自跟到半天雲裏。仙師拿着鉄笛
照着道童兒橫一撇要做個筆鋒橫掃五千軍。天師伸起手接着
還是一個道童兒。分明是個粒粟直藏千百界。仙師看見天師不

是個巧生兒。落下雲來。竟回本國而去。天師輕上的放了道童兒。拜見二位元帥。元帥道：這仙師好一管利害鐵笛也。天師道：那個鐵笛又沒有孔。又吹得响。又能呼風。又能變化。到是個剝嘴的。三玉老爺道：不如也。叫王明去撈他的過來罷。天師道：這也通得。老爺即時叫過王明來。分付道：現今引蟾仙師那管鐵笛。看你去撈他的過來。撈得之時也。照王爺舊例賞銀一千兩。王明應聲而去。走到路上。心裏想道：前日王爺賞我二千兩銀子。只當吹灰。今日老爺許我一千兩銀子。不知財氣何如。且走進城去。再作道理。進了城門。轉東灣抹西角。找到仙師的宮中。躡進仙師的房裏。只見引蟾仙師端端正正坐在那裏。桌子上一枝燭。一爐香。一部道德經。王明擡頭瞧一瞧。仙師光着兩隻眼睛。坐在那裏。却又不見個鐵笛兒。在那裏。就是看見個鐵笛兒。却也下手不得的。王明沉思

了一會。無計可施。畢竟不知是個甚麼計較。纔撈得他的鐵笛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王亮新兩番鐵笛

地里鬼八拜王明

詩曰

無事閑來坐運机
立時行走立時宜
藏身一草偏行急
舉目雙旌豈返遲
畫鼓無心聲戰聞
紅塵不動馬驅馳
任君門戶重上鎖
幾度歸營酒滿卮

却說王明沉思了一會。無計可施。只得又閃到門外。心裏想道：前日那二千兩銀子。多虧了那個瞌睡虫兒。今夜少不得去尋他來。纔有個贏手。一逕反走出門來。找着前日的樹林之下。左走走右走

一草隱身體合陰陽而互用

王克新兩番鐵笛



兩番鐵笛謀兼奇正以相生



出像西洋記
不見有個甚麼虫兒。過了一會只聽見嗡一聲响。一個蒼蠅飛到面上打一撞。王明只在想着瞌睡虫兒認不得是個蒼蠅。問說道：「哥你是那個那蒼蠅又巧。」說道：「你尋那個王明心是急的，顧不得是不是。」說道：「我尋個瞌睡虫兒蒼蠅道你尋他做甚麼？」王明道：「我有場好事照顧他。」蒼蠅所見說是有場好事照顧他，他就冒認着。說道：「我就是瞌睡虫兒，你怎麼不認得？」王明道：「你却不是昨日的。」蒼蠅又說：「他說兒說道我雖不是昨日的，昨日的却就是我們一班王明道昨日的說了一篇文，你可有得說哩？」蒼蠅道：「怎麼沒有得說我也說一篇你聽着。」王明道：「你就說來。」蒼蠅道：「嗟我之為人，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在物雖微為害至要。若乃炎風之燠，夏日之長，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沿眼，睜目欲瞑，而或警臂已痺，而猶攘，或頭垂而腕脫，每立寐而顛狂。」

天如峻宇高堂，法寶上客，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醅醪，日之涸，溺。或投熱羹，遂喪其魄，尤忌赤頭，號為景跡，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至于大哉肥牲，嘉穀美味，稍或怠于防閑，已輒遺其種類，蒼蠅藉滋淋漓，敗壞親朋，索爾無懼，藏獲回之得罪，余悉難名。凡此為最。這一篇分明是個蒼蠅賦，原來王明不學書文，理苦不深，聽見說得好，只說真是昨日的一般蒼蠅，說道：「我說了這一篇，你今番却認得我麼？」王明大喜，連聲道：「認得上上，我和你同去。」有好事照顧你，帶着他，閃進仙師的宮中，又進到房裏，此時已是個深黃昏，只見仙師坐那裏，睜眼不開，意思要打盹。王明指着仙師說道：「這不是場好事也。」蒼蠅看見仙師，生得白上淨上，只說是塊大哉肥牲，狠是奇一聲，一頭拳，撞着他的臉，仙師喫他這一撞，轉撞醒了。罵說道：「這屎蒼蠅是那裏來的，叫聲徒弟，趕開這個屎蒼蠅等我。」

好睡王明站在一邊。心裏只是連聲叫苦也。苦也。說道：原來是屎蒼蠅。錯認他做個瞌睡虫兒。致使仙師睡不着。美巧反成拙。說不得。還要出去尋個真的來。今番出去。分外仔細。東也。叫聲瞌睡虫兒。西也。叫聲瞌睡虫兒。忽然撞着一個大餓蚊虫。正沒處尋個人咬。肚裏餓得慌。聽見王明尋瞌睡虫兒。他只說是有甚麼好處。尋瞌睡虫兒。他意思就要充他。問說道：是那一個叫我。我也。王明道：我昨日照顧你。你今日就不認得我。蚊虫真是個利嘴。就扯起謊來說道：昨日是我家兒。王明只是要得緊。說道：昨日是令兄。你却不是。是個瞌睡虫兒。蚊虫就假充一下。說道：我怎麼不是。你有個甚麼好處。照顧我麼。王明道：有場好事。只要你是個真的。蚊虫利嘴。假的就說做真的。說道：好大面皮。又有個甚麼假的。王明道：昨日令兄有一篇文章。今日一個假的。也有一篇文章。你既是真的。你念出文

來。我聽着。蚊虫說道：我也念一篇你听着。我之為人也。方大明

之。當天潛退避於幽深。翅歛緝。舌凝痴。口箝結。舌吞瘡。雖智者之莫覺。亦安能眇視而追尋。及斜陽之西薄。天冉上。以就昏。遂拉類而鼓勢。巧排闥而尋門。或後抵於間隙。潛深透乎重閣。窺燈光之晰上。仍倚壁而逡巡。伺其人之夢覺。為吾道之屈伸。方其猶覺也。則圓靜無語。坐惟立裳。心搖上。而圖食意欲舉。而畏擒及其既夢也。則洋上。而得志飛高。下以紛紜。親肌膚而利嘴。吮膏血於吻唇。既飽而起。飢而復集。已貪婪之無厭。揮之則去。止之復來。何耻畏之。足云聲喧。極兮連雷。刺深入兮利鍼。夢既就而屢覺。心欲忍而莫禁。既寤擊之。莫得徒束手兮。嗔心。這一篇分明是個蚊虫賦。王明聽見說甚麼排闥尋門。又說甚麼猶覺既夢。只說是個瞌睡裏面的事。今番却是真的。連世說道：你是個真的。跟我來。我有場

好處照顧於你。帶着他走到仙師房裏。此時已是更盡多天。仙師
膝上伏在桌子上。打個盹。王明指着說道。這不是一場好處。
照顧你也。蚊虫看見仙師。生得細皮薄面。正是他的貨。輕些上前。
却好的。他肚裏餓得慌。那裏又顧得輕。不輕撞上前。吃着一齣。就
是行針的醫生。狠是一針。蚊虫這一針。比先前屎蒼蠅那一嘴。還
狠十倍。你教仙師。再又睡得着哩。光溜上的兩隻眼睛。叫聲徒弟。
你都在那裏不來收拾。致使這等的餓蚊虫來咬我哩。王明聽見
說是個餓蚊虫。却又連聲叫苦也。苦也。冤家。怎麼又錯尋了一個
蚊虫。今日這一千兩銀子。這等難也。沉思了一會。將欲出去。再尋
那瞌睡虫兒。時日有限。再錯尋了一個。却不怕了工夫。將欲站在
這裏。引蟾仙師眼睜上的。却又不見個鈇箭兒。在那裏。到是費費。
又過了一會。却纔拿出主意來。說道。求人不如求己。鈍鈇磨成針。

只要工夫深。挨了守這一夜。那裏不是好個土明。一直守到雞叫。
怎麼直到雞叫。却說那仙師伏在桌子上。到儘在要睡。一初蓬着
個屎蒼蠅。一噍落後。又着蚊虫一針。反弄得清醒。白醒的坐起來。
故此一直坐到五下鼓。却纔精神倦怠。心事不加。看實要睡。把個
衣服一掀兩掀。掀奮了。睡到床上。原來那管鈇箭帶在胸脯前時。
刻不離的。只因要睡得忙。掀得衣服快。却就連衣服捲着。擱在床
頭邊。王明眼看得真。只是不敢動手。過了一會。還不敢動手。又過
了一會。一總有半個多時辰。仙師鼻子裏只是對响口裏只是叫
唧。王明心裏想道。今番却睡沉了。王明却又小心。生怕有甚麼不
測處。照舊到他耳朵邊。做個屎蒼蠅的聲。噍噍。狠是一聲。仙師也
不曉得。王明又不放心。拿起隱身草。當做蚊虫。到他臉皮上。吃一
針。仙師也又不得知。王明道。今番是好動手了。只一件。又怕那管

鉄笛有個甚麼响聲也。羅丹挂不瀆零碎折。請君連月撥將來好個王明。連仙師捲鉄笛的道衣。一線過兒都撈番他的來。回來交付老爺。已自天色微明。

茅屋雞鳴曙色微 半輪斜月已沉西 吾伊盈耳窮經處 滿目英上濟上齊

老爺接了鉄笛。滿心歡喜。一邊叫軍政司收下。一邊叫取過一千兩銀子來賞王明。王明領了這一千兩銀子。好惱又好笑。怎麼好惱又好笑。都學夜來的采蒼蠅。餓蚊。兩個悞事。却不好惱得了。這一千兩銀子。盲子見錢眼開。却不好笑。王明便好笑。引蟾仙師也好笑。却說仙師到了天明。一覺眼醒。正要起來。偏辨斬殺床頭。這摩衣服。摩一個空摩。鉄笛摩一個不見。仙師慌了。事連忙的叫徒弟來告訴他。不見了衣服。不見了鉄笛。徒弟到說得好說道。師

父你沒有走甚麼邪路麼。只怕吊在斜路上去了。仙師惱頭上喝聲道。嗟那裏一個出家人。戴頂冠兒。走甚麼斜路哩。徒弟說道。那金厚金薄的笑話兒。豈不是個戴冠兒的走斜路麼。道猶未了。只見日高二丈。番王不見仙師。出去親自進來。問候進到床面前。叫聲御兄。你今日怎麼。這等貪睡也。仙師越發沒趣。却又遮蓋不來。只得直言告訴說道。夜來五鼓上床。並沒有個甚麼動靜。不知怎麼樣兒。天明不見了衣服。不得起來。番王道。我朝裏另做得有新衣服。取來御兄穿。即時取過衣服。仙師又說道。衣服到不至緊。還不見了件東西。番王道。是件甚麼東西。仙師道。不見了我的鉄笛。番王道。可還有第二管麼。仙師道。天上地下。有一無二。那裏又有第二管哩。番王道。快差精巧。鉄匠們旋打一管罷。仙師道。仙胎聖骨。怎麼旋打得成。番王道。這却不是花子死了。蛇沒得弄了。仙師

道還是猜枚的吊馬兩手都脫空。番王道只一管鉄笛怎麼兩手都脫空。仙師道夫之不幸。妾之不幸。這却不是兩手都脫空。番王所見這句話却總想到自家身上。老大的喫力。說道那裏去追尋他來。眉頭一蹙。計上心來。即時出下一道榜文。滿國中張掛。所有仙師鉄笛一管。自不小心。夜深失落。知風報信者。賞銀五百兩。收留首官者。賞銀一千兩。勅封一品官。滿國中大小番子。嘈上囉上。那裏去追尋。榜文張掛了一日。到第二日。侵早上。一個官揭下了榜文。迤進朝來討賞。番王道。你是何官。揭我的朝榜。推榜的說道。小臣姓葛。名燕平。百夫人之弟。現任副平童之職。番王道。可拿將鉄笛在這裏麼。葛燕平道。沒有鉄笛在這裏。番王道。既沒有鉄笛。在這裏怎麼敢擅揭我的榜文。葛燕平道。雖沒有個現鉄笛。却曉得鉄笛的着落。又有個跟尋之方。番王道。方可靈驗。葛燕平道。自

發自中。只要王上那一千兩銀子。番王道。銀子現在。你先說個着落來。葛燕平道。小臣打探得南船上有一個將官。名字叫做王明。他身上有一根草。叫做隱身草。拿起來。只是他看見別人。別人却不見他。又善能排金門。入菜閣。不數甚麼錢。神前日小臣的女兄不見了。那兩件寶貝。負屈含冤。都緣是個上明榜將去了。今日這個鉄笛。一定又是他。這却不是個着落。番王道。這個着落也是猜詳。未得其實。且說跟尋之方。何如。葛燕平道。本國寶林山下有一個獵戶。名字叫做沙唧。噴瀝。名叫做地。里。鬼。端。一駕鷹。走。大。打獵為生。一日打着一隻老猿。拿住要殺他。老猿就講起話來。說道。你不要錯認了我。我是一個大恩人。地里鬼說道。你是個老猿。有個甚麼恩到我老猿道。我已經修行了千百多年。神完氣足。骨換胎移。你怎麼拿得我住。口。因上帝有旨。說你秋業。雖然不好。中

風緊沉雄任是鬼王應屈膝
地里鬼八拜王明



術通玄妙豈容夷虜不寒心



出象百祥記

卷之二

間却有一點不嗜殺之心。着本山土地化你做個好人。本山土地又
着我送件寶貝與你。拿了這件寶貝。十年之內。官封一品白銀一
千。一場富貴。報你那一點不嗜殺之心。地里鬼聽見這一場富貴。
連忙的放了手。反跪着他。磕上兩個頭。陪個情兒。說道。唐突之罪。
望恕饒。老後到自己頭頂上。扯下一根毫來。碧澄澄的。顏色就像
個翠羽一般。約有三寸多長。遞與地里鬼。又說道。我一生修行。只
修得兩根毫。這是第二根毫。將來與你。名字叫做隱身毫。拿在手
裏。只你看見人。人再不看見你。你去。且安守十年。貧困十年之內。
必主大發地。里鬼道。假如不發。何如。老後說道。十年之內。如不發
者。天之命也。君子侯命。豈可再來架鷹打雀。麼道。猶未了。早已不
見了。個老後。地里鬼大喜。合着根毫。果真的人都不看見他。他恪
守令旨。再不行獵。只是安守。番王道。這事經今幾年。葛燕平道。

今已自八年。王上榜文說道。賞銀一千兩。勅封一品官。這却不是
應在他身上。叫他去跟尋。這却不是個跟尋之方。番王道。既如此。
就在你身上去請他進來。葛燕平即時請到地里鬼。見了朝。番王
道。本國仙師。一管鉄笛。被南船上王明。有根隱身草。撈將去了。葛
平章薦你有根隱身毫。要你去撈他的來。撈來鉄笛之時。官封一
品。賞銀一千兩。地里鬼看見印合了他當年老後的話語。不勝之
喜。拿了隱身毫。竟出朝來。一邊走路。一邊想着。說道。我有這根毫。
只是人不看見我。我到南船上。怎曉得個鉄笛在那裏。怎取得出
來。還有一計。不如去見仙師。討些口訣。總好行事。果真的拜見仙
師。叙了閑話。地里鬼說道。仙師。老人家。鉄笛兒可有個甚麼。頭
麼。仙師道。我的鉄笛。是個無價之寶。憑你放他在那裏。上面有一
道黑烟。但有黑烟。就曉得是他。地里鬼說道。可有個甚麼名字麼。

仙師道名字便沒有只是對着黑烟之下叫聲帝都地他就一溜烟直冲而起不論在九地之下不論在九天之上都是到手的地里鬼得了口訣拜辭而去走到南船上此時已有未未申初滿船上走一遍却是隱身毫在手裏沒人看見他儘他自由自在逐節挨尋只見軍政司船上有一道黑烟直在船梢上此地里鬼要叫他聲兒這聲氣却是隱不得的怕人聽見一直守到黃昏前後船上還不曾起更也好個地里鬼悄上的走到黑烟之下叫上一聲帝都地果真的一聲响一管鉄笛冲將出來地里鬼拿着鉄笛只當拿着一個一品官拿着一千兩銀子好不快活也一蓬風竟直走轉朝裏把個鉄笛交付國王國王即時封官一品即時遞上一千兩銀子地里鬼一朝富貴而起引蟾仙師得了鉄笛仍舊是騎了牛一鞭而出高叫道南朝好蛮賊哩怎麼把我的寶貝兒偷將

去了快上的雙手送將出來少待遲延我教你喫我一刀之苦手裏拿出口刀幌上幾下一隻牛走上走下藍旗官報上元帥老爺道昨日不來今日又來其中有個緣故王爺道怎見得老爺道昨日不來因為失了寶貝今日又來一定是有了寶貝王爺道但看軍政司就見明白查到軍政司果真的不見了鉄笛王爺道元帥高見即時傳令各營俱各按兵不動仙師走了一會叫了一盃沒人理他無興而去王爺又叫過王明來分付道你昨日撈來的鉄笛不知怎麼今日又被他撈將去了王明道只是小的有這個隱身草行走無踪會撈別人的那裏又有這等一個人會撈我們的老爺道正是有這等不明白的事王明道沒有甚麼講的小的再去撈他的來就是老爺道今番不比前番他那裏一定有個甚麼異樣好人了王明道小的還有別法不當只是一根隱身草道猶

未了竟自出去。走到銀眼圍城門之下。原來仙師的貪心不足。又
叫地里鬼過來打探別的寶貝。也走到城門之下。一個一根隱身
草。一個一根隱身毫。你不見我。我不見你。偏是冤家路兒。空可上
的兩下裏撞一個頭拳。一個人一較輕。跌番在地上。王明嘆了一
驚。說道。只有人不看見我。我怎麼這會兒也不看見人。地里鬼也
喫一驚。說道。只人不看見我。怎麼這裏有個看不見的人。王明拾
起草。拿在手裏。地里鬼終是生疎。扒起來。毫還丟在地上。沒有了
毫。却就露了本相。王明看見是個番子。心上就明。走向前去。一把
搗過來。插上幾個大拳頭。罵說道。番狗奴。我昨日船上不見了鉄
笛。原來就是你的鬼。地里鬼無言可答。看見王明來得兇。生怕去
了。這根毫狠是一掙。上脫了手。望地上一刺。王明罵說道。你只好
做個地里鬼罷。這一句。是王明信口罵他。地里鬼情認了。只說
了。

叫他名字。拾起了毫。反來陪個小心。說道。王明哥。小弟又仰大名。
怎麼老哥也曉得小弟的賤號。王明曉得是番子錯認了話。不免
就鬼推他一番。却好下手。他連忙答應道。我自後到你國中。就曉
得有個地里鬼。只是不曾相會。地里鬼越發歡喜。說道。前日國王
為回鉄笛之事。把老哥的事。細細的告訴小弟。只是小弟失親。王
明就透他透兒。說道。你手裏是個甚麼。地里鬼說道。是根隱身毫。
地里鬼也問道。你手裏是個甚麼。王明道。是根隱身草。地里鬼道。
奇哉。都是我看得見人。人看不見我。王明道。你這寶貝。是幾時得
的。地里鬼道。我得了七八年。前日纔得了這根利落。王明又問他。
一個詳細。地里鬼又告訴一個詳細。王明得了他的詳細。那來詭
他說道。你國中怎麼這等好。只得一管鉄笛。怎麼就官封一品。跟
子一千。若把我們南船上。只好一兩銀子賞賜。就是大事。地里鬼

也是個鬼。就要遊說王明。說道：王明哥，你一根隱身草，我一根隱身毫。天生一對弟兄。小弟有一事相告。老哥不如和小弟同到小弟國中去罷。王明正要鬼他。這一句話，人故意的說道好。到好。只怕你的國王不肯重用我哩。地里鬼道：我國王求賢如渴，豈有不重用之理。王明却采下手。他說道：既如此，我和你同到船上。我有幾樣好寶貝，待我取將來獻上你的國王，却不是個進見之禮。地里鬼雖乖，却就識不得王明是個計。說道：這個意思甚好。我和你同去。王明哄着他，站在船頭下。又叮囑道：我是個官身，只怕上船去，有甚麼差遣，我又只得去答應一番。米得遲些，你必須在這裏守我。地里鬼只圖王明過去，一任之見，不曾細思。說道：好兄弟，生死之交，莫說只在這裏等候，你就走到晚上哄來，我也等你。王明又穩他穩兒，說道：你不怕人看見麼？若是你的毫不濟，我把我的

草與你。地里鬼又好勝，說道：我的毫怎麼不濟，怎麼要你的草。你只管去，就是王明也開步，轉到船上，把個地里鬼隱身毫偷鐵笛的事細上的票知元帥。元帥道：既是此人，有根隱身毫，只怕明日前不奈他何。不如今日先着那個拿住他罷。王明道：不消又添出這一番事。待我取過鐵笛回來。一齊拿他同見元帥。就是元帥道：只怕他私自去了，却不枉費了這一番心。又多添一個害。王明道：其人雖是個番子，着實信實。拿來之時，還望二位元帥厚待他些。不然，是小的賣了他。小的之罪，不自重乎。元帥道：就是道猶未了。王明一手隱身草，一手戒手刀，走到銀眼國國王堂上。只見仙師正在對國王講話。講今日南兵怎麼不出，講明日怎麼殺退南兵。講得正有興頭。王明仔細一瞧，只見一管鐵笛，帶着腰裏，一頭繫在帶兒上，坐在椅子上。衣服却不拱起來，一頭就露出來了。王明就

在那霧出了地的去處。撈將他的來。轉到船頭下。放下了草。叫聲地里哥。地里鬼也放下了。毫兒了。王明說道。哥。你來得好快也。王明更不打話。一手挽着地里鬼。望船上直跑。地里鬼力氣不加。只得跟着王明跑。口裏叫說道。你怎麼扯我到你船上来。王明道。你怎麼要我到你國中去。地里鬼道。到你船上。你們元帥肯容我麼。王明道。到你國中。你們番王肯容我麼。地里鬼道。我曾和你講來。我国王求賢若渴。豈有不容之理。王明道。你還沒有看見我們元帥。天高地厚。于人何所不容。地里鬼道。你還讓我去罷。王明拿出鉄笛來。說道。鉄笛已經在這裏。你還到那裏去哩。地里鬼道。怎麼你又撈番他來。王明道。你昨日怎麼撈得去。道猶未了。已自進了中軍帳上。拜見元帥。交上鉄笛。元帥分付軍政司收下。地里鬼叩頭。元帥道。這是那個。王明道。就是銀眼国地里鬼。元帥道。依你昨日

到我船上偷出鉄笛。不該容你。只是你今日結拜了王明。返那歸正。就是你開了自新之。你可在我的面前。拜了王明為哥。王明叫你為弟。我元帥我和你一個作個証憑。兩個結拜已畢。元帥又分付道。你盡心報國。不可二。三。擒你這樣鬼頭。如發蒙振擣耳。地里鬼諾。連聲說道。既承重用。敢不盡心。元帥又叫軍政司款待酒食。王明陪飲。兄弟交懽。地里鬼歡喜不盡。說道。不意今日撥開雲霧。而見青天。這一段都是二位元帥。曲盡人情。招來遠人的。托括却說三寶老爺道。且喜鉄笛兒又來了。地里鬼也又來了。止剩得一個仙師。不如多着軍馬。圍住他何如。王爺道。仙師是個古怪的那条牛。也有此古怪此人。非國師必不可服。老爺道。既如此。作速請國師。不可捱延。歲月。即時請到天師國師。二位元帥把前緣後故細說一遍。却說這如今。只是一個仙師。一条青牛。都是利害的。

故此特來相免國師。做個處置。免得虛延歲月。所費不貲。國師道
貧僧看見這個國中。一道白氣冲天。一定有個甚麼妖僧妖道。果
中貧僧之言。天師道開船之時。貧道劍頭上出火。貧道也就說來
前行還主一凶。果真的費了這些事。國師道仙師是個道家。請天
師去罷。天師道貧道已經和他比過手來。他那一管沒孔的鐵笛
變化無窮。他那一隻青牛。飛騰頃刻。貧道一時也不奈他。何國師
道原來那管鐵笛。是個沒孔的。元帥道是個沒孔的。國師道是王
明撈將來了。元帥道是王明撈將來了。國師道借來我一看。元帥
即時分付軍政司。取過鐵笛來。奉上國師老爺觀看。國師接過來
左看右看。看之不盡。點兩點頭。說道。這管笛兒。我認得了。畢竟不
知認得這管笛是個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〇〇

第八十四回

引蟾仙師露本相 阿丹小國抗天兵

詩曰

作曲是佳人 製名由巧匠 鷓鴣弦時莫竝 鳳管還相向
隨歌唱更發 逐舞聲弥亮 宛轉度雲籠 透迤出蕉帳
長隨書堂裏 承恩無所讓

却說國師老爺。接着笛兒在手裏。點兩點頭。說道。我認得了。元帥
道認得是那裏來的。國師道且從容告訴你。待等仙師出來。貧僧
親眼見他見兒。一總總實。道猶未了。藍旗官報道。引蟾仙師騎了
一隻青牛。跨了兩口雙刀。聲上叫道。是那個又偷了他的鐵笛。是
那個又串拐了他的地里鬼。在那裏恨上恨下。咬牙切齒。好不利
害也。國師道待貧僧出去。看他看兒。國師站在船頭上。看了一會

空遺軀殼聲上啼鳥逐人來



枉用仙機片上落花隨水去
引蟾仙師露本相



說道這畜生在這裏這等維持。全然迷失了真性。衆人只說國師老翁罵那仙師坐下的青牛。那曉得說得就是那個仙師。國師老翁說道。你們都站着。我去就來。國師輕移幾步。只見白雲慘慘的圍住了國師。一會兒就不看見在那裏去了。去到了教樓之下。把個圓帽旋一旋。除將下來。頭頂上就透出一道金光。金光裏面就現出了佛爺上的丈六紫金身。左有阿難。右有伽釋。前有青獅白象。後有韋馱尊天。佛爺喝聲道。畜生。你在這裏做甚麼。引蟾仙師聽見說畜生兩個字。心下就虛。擡起頭來。猛空的是個佛爺。在上。心裏喫好一大驚。想說道。怪得這些寶船來下西洋。撫夷取室。原來是我佛爺在上。未及開口答應。佛爺又叫聲利名星何在。只見一聲响。吊下一個牧童來。一手一條鞭。嘴聲那裏是。恰好的青牛背上馱的。也是一條牛。只是顏色是個純白的。一個牧

童騎着一隻白牛。騰空而起。止剩得一條青牛在這裏。沒發落處。國師收了金光。雲收霧捲。又在船頭上。二位元帥說道。敢問國師老爺。這是一段甚麼緣故。國師道。這個話儘長哩。天師道。難得國師這等妙用。也要請教一番。國師道。當原先佛母懷了佛爺。在上。身上未及生育之時。歸寧母家。過婆羅山上。行了幾里。只見一個牧童騎着一隻白牛。吹着一管鉄笛。佛母聽見他吹得腔調不凡。心上有些駭異。漸上的牧童兒騎着白牛。抹身而進。佛母接過他的鉄笛來。看一看。原來又是個沒孔的笛兒。佛母說道。娃。你這一個笛兒。又是鉄的。又是沒孔的。怎麼吹得這等响哩。牧童道。我母親。你有所不知。短笛橫牛背。各人傳授不同。佛母道。假如我們也吹得响麼。牧童笑一笑兒。說道。我母。你吹得响時。你就是個治世老母。我就把這管鉄笛和這隻白牛。都送了你罷。佛母拿起來。

吹上一聲。聲音响亮。吹上幾聲。幾聲按律。牧童跳下牛來。磕兩個頭。連鉄笛連白牛都送與佛母。牧童騰空而去。佛母得了白牛。不至緊。生下佛爺。來沒有乳。就把這個白牛乳。養大了佛爺。故此傳到至今。世上喫齋的。喫乳餅。就是這個緣故。元帥道。似此之時。這條白牛的功德不小。國師道。白牛豈是等閑。按天上的乾轆星。那牧童兒又是個等閑的。按天上的利名星。只有利名星。牽得乾轆星動。後來白牛。蹄了佛道。這如今睡在佛爺。蓮臺之下。牧童脫了凡骨。快活天堂之上。只有牧童兒牽得這個白牛動。元帥道。適來牧童兒騎着白牛上天去。可就是這兩個麼。國師道。引磬仙師。就是蓮臺之下的白牛。思凡住世。托為仙師。那管鉄笛就是佛母吹得响的鉄笛。故此貧僧一見鉄笛。就曉得他的來歷。見仙師。就認得他是個白牛。元帥道。牧童兒是那裏來的。國師道。是

貧僧叫他下來收服這個白牛上去。元帥道。鉄笛何不還他去罷。國師道。牧童兒手裏拿的鞭。就是那管鉄笛。元帥道。他怎麼得去。國師道。是貧僧與他去的。天師道。佛爺試用。功德無量。老爺道。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不去拜請。國師。空費了這許多手脚。王爺道。我學生初到山下。意思要投住。百里馬。我寫在石板上。說道。馬飛不到處。人被利名牽。怎麼今日牧童。果是個利名牽。仙師又是投童收去。箇箇中耳。如此。當有地里。鬼聽見王爺講話。跪上前來。說道。前日仙師看見王爺題這兩句詩。心中悶止不快。原來也是這等一個緣由。天師道。即此一事。可見得天下的事。都非偶然。老爺道。還有那條青牛。不知是個甚麼。出處。國師道。叫來我問他。即時叫過青牛來。國師道。你是個牛麼。青牛道。小的是戴松画的青牛。修行這幾百年。纔略有些意思。就被那位仙師老爺騎將來。左

要變化。若要飛騰。喫他許多虧苦。那裏曉得他是條白牛。這師道
 你可脫化麼。青牛道。還是個牛。不曾脫化。國師道。你牛有六牛。我
 迴到了雙溪。自然脫化。青牛道。千載難逢。望乞佛爺。上指。我白牛
 道。初然是個未牧。未經童兒。牧養之時。渾身上是玄色。一三禪頭
 角。恁恁。奔走溪山路。轉遙。一片黑雲橫谷口。誰知。我步
 犯。言苗。第二就是初調。初。真之時。真上。總有此白色。我有
 半繩。卷。真穿。一回。奔。競。痛。加。鞭。從來。劣。性。難。調。治。猶。得。山
 童。盡。力。牽。第三是受制。為童兒所制。頭是白的。漸調。漸伏。息
 奔。馳。渡。水。穿。雲。步。上。隱。手。把。芒。繩。無。少。綫。牧。童。終。日。自。忘
 疲。第四是迴首。曉得。曉。頭。之時。連。頸。脖子。都是白色。日。又。功
 深。始。轉。頭。顛。狂。心。力。漸。消。山。童。未。肯。全。相。許。猶。把。芒。繩
 留。第五是馴伏。性。漸。順。習。之時。和童兒相親。相。伴。半。身。俱

變白色。綠楊陰下古溪邊。放去收來得自然。日暮碧雲秀
 草地。牧童歸去不須牽。第六是無碍。到了無拘無束的田地
 渾身都白得來。只是後脉上。一條黑色。露地安眠。意自如。不
 勞鞭策。永無拘。山童穩坐青松下。一曲昇平樂有餘。第七
 到任運。任意運動。無不。適宜。渾身。都。變。得。是。白。只。有。一。個。尾。子。還
 是本色。柳岸春波夕照中。淡烟芳草綠茸上。飢飡渴飲隨
 時過。石上山童睡正濃。第八到相忘。半與童兒。兩下。相。忘。是
 不識。不知的。境界。渾身。都是。白色。脫。化。了。舊。時。皮。袋。子。白。牛。常
 在白雲中。人自無心。牛亦同。月透白雲。上。影。白。白。雲。明。月
 任西東。第九是獨照。不知牛之所在。止剩得。一個童兒。牛兒
 無處。牧童閑。一片孤雲。碧嶂間。拍手高歌。明月下。歸來。猶
 有一重關。第十是雙泯。牛不見人。人不見牛。彼此。渾。化。了。無。查

溪人牛不見了無踪。明月光寒萬里空。若問其中端的意，
 野花芳草自叢上。說了十牛。國師又問道：你可曉得麼？青牛
 道：曉得了。曉得兩個字還不曾說得了。只見青牛身子，猛空間是
 白。國師道：你是曉得。已自到了相忘的田地。道猶未了。一聲响。一
 隻白牛就變做一個白衣童子。朝着老爺禮拜皈依。國師道：再進
 一步就是了。一陣清風就不見了。那個童兒只見天上一輪月。月
 白風清悠上蕩上。天師道：佛力無邊廣度衆生。這個青牛。何幸得
 遇老爺。超凡入聖。國師道：阿彌陀佛。目風吹火。用力不多。那牧童
 即是人。牛即是心。雙泯即人心俱渾化。而證于本然之道。阿彌陀
 佛。心孰不有。有則當修道。孰不具。具則當證。牛且可馴。心豈不可
 修。心既可修道。豈不可證。不脩心。不證道。即牛之不若。阿彌陀佛。
 道猶未了。藍旗官報道：諸將統領軍馬。攻破了四門。拿住國王。及

大小番官番吏都在帳前。請元帥鈞旨。定奪。元帥道：無道之君。上
 逆天命。下虐生民。叫刀斧手過來。一槩都砍了他的頭。把這滿城
 番子。都血洗了他。三寶老爺怒發雷霆。雙眉直豎。王爺也不好勸
 得。天師也不好勸得。只有國師慈悲為本。說道：元帥在上。看貧僧
 薄面。饒了他們罷。國師比別人不同。凡事多得他的佛力。元帥不
 好違拗。只得分付且住。國師又叫過那一千人來。分付道：怪不得
 你們負固不服。本等你們是個白眼。有眼無珠。不識好歹。也罷。自
 今以後。也不許在這裏立國。也不許你們在這裏為王。也不許你
 們衆人在這裏做甚麼番官番吏。番王道：我們若不自為一國。我
 們這個銀眼却入不得那此番子的邦。國師道：不立國。自然都是
 烏眼珠兒。自然入得那佛爺的言語。就是金口玉言。後來銀眼國
 果真的白眼眼睛却都變做了烏珠兒。故此銀眼國不現。經傳。元帥

出發那番王番官番吏回去。元帥又查他國中原有兩個左右頭目。是個知天命的。叫他來受賞。却都遠去了。無踪跡可查。一面收營拔寨。一面傳令開船。叙功頒賞。各少有差。船行無事。行了二十數多日。藍旗官報道。前面又是一個國。元帥道。先收船。收船之後。却差遊擊將軍傳上虎頭牌去。元帥有令。各自收船。到收得船住。只見一個番官。頭上纏着一幅布。身上穿着一件細布長衫。脚下着的是雙靴。走上船來。自稱為總兵官。要見元帥。藍旗官稟明放他進來。恭見元帥。行跪拜之禮。元帥道。你這國叫做甚麼。國番官道。小國叫做阿丹國。元帥道。你國王叫做甚麼。名字。番官道。叫做昌吉刺。元帥道。大小官員。有多少哩。番官道。文武兩班。共有五百多員。元帥道。軍馬有多少。番官道。馬步兵有八千之多。元帥道。可有城池麼。番官道。枕山襟海。城小而堅。元帥道。你國王還是好文。

還是好武。番官道。樹德懷仁。務農講武。元帥道。你此來奉國王之命麼。番官道。人臣無境外之交。豈有不奉王命者。元帥道。國王此來是個甚麼意思。番官道。也不過是個送往迎來之常道。苦無他意。元帥道。你叫甚麼名字。番官道。我叫做摩阿。元帥道。你回去拜上你的國王。我們是大明國。朱皇帝駕下。欽差來這裏撫夷取寶。如有我中朝元寶。取將回去。如無。只用一紙降表。此外別無事端。我有一面虎頭牌。是個頭行來歷。你帶去。你國王看着。就見明白。倘蒙禮讓相先。明日再會。即拒以兵戈。亦不出三日之外。來摩阿唯上而去。老爺道。番官此來何意。王爺道。來意不善。老爺道。怎見得。王爺道。既有好意。國王親自會來。國王不來。便以禮來。豈有虎差一個官。况兼應對之間。儘覺得便利。其來意可知矣。老爺道。只有八千兵。怕他做甚麼。王爺道。再差夜不收。去體探一番。何如。

老爺道。最爾之國。針穿紙過的。要這等細作。做甚麼。王爺道。先差幾員遊擊。假扮番子。驀進城去。裏應外合。何如。老爺道。割雞馬用牛刀。那要這等的秘謀奇計。王爺道。老公上意。下何如。老爺道。今日安排筵宴。合家歡樂一番。到明日再處。王爺道。這也通得。到了日西。旌牌官報道。阿丹國四門謹閉。滿城上。一片旌旗。不知是何主意。老爺道。各人固守城門。你怎麼禁得他麼。只是明日之時。不能投降。再作道理。藍旗官散班已畢。二位元帥即時赴宴。請到天師國師。各隨葷素。各有鋪設。四個公公。各宴各船。各將官。各宴各營。酒行數巡。老爺道。軍中無以為樂。叫帳下勇士們來。舞劍為壽。即時勇士們齊到。分班逐隊。舞一會劍。奉一回酒。舞劍已畢。老爺分付軍中有善歌者。各營公舉。舉歌為壽。即時善歌的舉到。也是這等分班逐隊。奉一回歌。奉一回酒。老爺道。軍中有能楚歌麼。王

爺道。怎叫做楚歌。老爺道。昔日漢王圍着項羽在垓下。項羽夜間楚歌。拔劍起舞。這不是個楚歌。道猶未了。班中走出一個軍士來。磕了頭稟說道。小的是和陽衛的軍家。住在烏江渡口橋裡左側。自小兒傳得有個楚歌。不知可中老爺所麼。老爺道。只要喉嚨兒好。就是歌之文字。與你無干。那軍士遂高歌一絕歌曰。

泰山兮土一丘

滄海兮一葉舟

鱸魚正美好歸也

空戴

儒冠學楚囚

歌罷老爺道。這正是楚歌思歸之意。然在耳。列位請酒。酒尚未

乾。三寶老爺一時肚腹疼痛。如霍亂吐瀉之狀。告辭衆位。說道。王

老先生作主。相陪二位老師。寬坐一會。習學生陡然聞有此賤恙。

稟過列位。就寢少許。即時奉陪。國師道。貧僧告退罷。天師道。貧道

告退罷。老爺道。二位老師若不見愛。習學生就不敢進去。天師道

不自揣摩用肆鯨鯢橫海曲
阿丹小國抗天兵



妾加尊大敢提豺豕抗天兵



此時已二鼓矣。夜及更深，不勞賜坐罷。老爺道：省學生今夜有個通宵之興。王老先生在這裏作主，舞的自舞，舞的奉酒，歌的自歌，歌的奉酒，舞罷繼之以歌，歌罷繼之以舞，循還相生，週而復始。我明日重有賞。我暫時告退，少得安息。即就出來。若出來之時，有一名不在者，軍法從事。兩邊歌舞的，毛髮竦然。又說道：二位老師，若不久坐，是重啗學生之罪。王老先生若不久坐，就是掃啗學生之興。好三寶老爺把個言語都收煞得定。上兒的却纔起身，起身後酒未一巡，老爺差人出來稟說道：公上多拜上列位老爺，寬坐一會，寬飲一杯，疼痛少止。此即來奉陪。頃刻之間，酒未一巡，老爺又傳令出來，說道：歌的要歌舞的要，舞敢有違悞，即時梟首。頃刻之間，酒未一巡，老爺差人出來稟道：公公多拜上王爺，相陪二位老爺，寬坐一會，寬飲一盃，疼痛少可。此即來奉陪。頃刻之間

酒未一巡，老爺又差人出來稟說道：公上在裏面肚腹疼痛，霍亂吐瀉，聽見列位老爺肯久坐，聽見列位老爺肯飲酒，即時間就病減一半。若說道不肯久坐，不肯飲酒，即時間就添出十分病來。王爺回復道：你去拜上公上，有我在這裏作主，相陪。二位老爺，公上放心調理。我們直飲到天亮，就是王爺差人進去問候。三堂老爺回來，說道：老爺貴恙，覺得好些。即刻就要出來。老爺雖不在外面，一會兒差人留坐勸酒。一會兒傳令責備歌者舞者，國師天師也不好告辭。王爺也只得勉強作主。歌者舞者，嚇得只是抖戰，生怕也些不到處，自取罪戾。再敢有個懈怠之時，只是這等留坐勸酒。只是這等再歌再舞，不覺就是五更。不覺就是天亮。天師道：元帥老爺說是有個通宵之興，果真是天亮了。王爺道：老爺昨夜不該要個甚麼楚歌，一個楚歌不至緊，肚子裏楚歌了一夜，道猶未

了。藍旗官稟說道：元帥有命，請列位老爺進城赴宴。陪夜來，疎慢之罪。王爺還不敢信，問道：元帥這如今還在那裏？藍旗官道：元帥老爺昨夜三更時分，已自進了阿丹城。這如今大排筵宴，在阿丹國上王廟堂之上，相請三位老爺。王爺道：元帥神机妙算，人所不及。即時都進到阿丹國上王廟堂，相見。老爺道：夜來失陪，尚此謝罪。天師國師都說道：元帥有鬼神不測之机，唾手功成，可賀可賀。王爺道：我學生還不得知，只說老元帥不該唱甚麼楚歌，致使壯子裏楚歌一夜。老爺道：督原是個意思。阿丹國有精兵八千，督要唱個楚歌，取個楚歌吹散八千兵之兆。王爺道：今果然也可謂奇哉。老爺道：仗賴余庇，僅免罪戾耳。馬公道：這一千人下，知道個詳細，趕着來問。老爺道：是個掩襲之計。馬公道：願聞其詳。老爺道：因國王先差下一個番官通問于我，我就借着這个回頭也差下

一個將官通問於彼。這是個往還之理。他人何疑？我却就中使上一個計較。差恭將周元泰假扮做辦事官，外面頂冠束帶，裏面披細甲，藏利刀，進朝裡通問番王。又差都司吳成扮做個跟隨小軍，站在朝門上伺候。四門裏藏下四個遊擊，教場裏藏下兩個水軍都督，兩個遊擊將軍，約砲响為號。周泰將相見番王，敘話已畢，臨行之時，一手抓過番王來，兩邊文武番官上前相救。周泰將一手取出刀來，喝聲道：哇，番王之命懸於我手，你們順我則吉，逆我則凶。這一聲喝，就是個號頭。朝門上吳都司就是一聲砲响，四門上四個遊擊早已殺了四處把門官，大開城門，我們軍馬一湧而進。教場裡兩個都督，兩個遊擊一齊砍門而入，把四個番總兵官，一個只一條索，及至督學生進城之時，已經百事停妥，只待督學生發落。督學生未敢擅便，請王老先生同來。馬公道：昨夜半亥州城

不能如此之周悉。王爺道：連我學生也瞞了。我說裏應外合。老元帥還哄我割雞馬用牛刀。老爺道：恕罪了。兵机貴密，不得不然。王爺道：怎麼敢說個罪字。纔見得老元帥之高。老爺分付請番王來相見相見之時，王爺待以賓禮。番王甚喜。王爺又分他幾句，說道：國王你僻處西洋，不知夷夏之分。自古到今，有中國，總有夷狄。夷狄無事端，你昨日差下一個甚麼總兵官，你既不能以禮自處，那總兵官語言恣肆，又不能以禮處人，故此我們元帥教道你這一番。還是我們元帥体悉你們，幸免塗炭之苦。你可知道麼。番王道：卑不知道。已經稟知元帥來，望乞寬容兩三日，修下書表，備辦禮物。再有二三願以頸血洗元帥之刀，萬死無怨。二位元帥俱各依允。厚待番王，放了四員番將，大宴一場，各自收兵歸營。坐猶未穩，只

見軍政司跪下稟說：道離京日久，賞賜浩繁，目今庫藏裏面缺少了錢糧。老爺道：可支消得清白麼。軍政司道：監守自盜，律有明條，豈可支消。敢不清白之理。老爺道：還餘下多少。軍政司道：昨日稽查止剩得一千二百多兩。老爺道：有上手，還可作用。王爺道：我們多少船隻，多少軍馬，自古道：軍馬未動，糧草先行。這一千兩銀子，教那個食用。厚賞之下，必有勇夫。沒有賞賜，叫那個肯用力。這一千兩銀子，教那裏賞賜。老爺道：糧草還有哩。王爺道：前程還遠，萬一缺少，從何所來。老爺初然還不覺得，聽見王爺說了這些利害，心上就喫了些慌，說道：王老先生言之有理，只一件在此，另途中無所措辦。萬一有缺，怎麼捱延歲月，不如轉南京罷。王爺道：我們離南京已經五載，即今轉去，也得週年。這一千兩銀子，可足週年之用麼。侯公道：怪不得錢糧缺少，遭兀有些禮物。

只做清官。毫厘不受。這如今却也腿肚子裏轉筋了。老爺道：「既往不咎。只是為今之計。要個長處。」王爺道：「老公上不必焦心。學生有個那移之法。」老爺道：「怎麼那移得？」王爺道：「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普天下的銀子。也只在官民兩處。何況我船上的銀子。這庫藏裏面的錢糧。不過是賞賜所用。却不還在船上麼？」老爺道：「好去取回他的來。」王爺道：「怎麼取回他的？」只是老公上這裏傳下一面轉牌。曉諭各船大小將校。知悉憑他有多少的。獻出多少來。俟歸朝之日。奏聞朝廷。見一還二。有十兩還二十兩。有一百兩還二百兩。有一千兩還二千兩。這却不是個那移之法？」老爺道：「妙哉。妙哉。」即時寫下轉牌。傳示各船大小將士。知悉傳到後營船上。唐狀元接着牌。對着黃鳳仙說道：「我們收拾起來。不知有多少銀子。」黃鳳仙道：「二五百兩像是有。」唐狀元道：「到不如王明那狗彘。」

前番兩三日之間。得了三千多兩。黃鳳仙道：「沒事講起銀子來。豈為國忘家之道？」唐狀元道：「不是我講銀子。只曰元帥一由轉牌。傳示各船大小將校。借辦錢糧。這如今凡有多少銀子。儘多少獻出去。等到回朝之日。奏聞朝廷。一兩還二兩。」黃鳳仙道：「有這話來。」唐狀元道：「現有轉牌在這裏。」黃鳳仙接過牌來。果真是牌上說道：「征西大元帥王瓊為公務事。照得寶船離京日久。賞賜浩繁。以致錢鈔匱乏。為此傳諭各船大小將校。凡一切前此賞賜銀兩。除花費外。現存若干。據實轉呈帥府登簿充辦軍用。凱旋之日。奏聞。」

朝廷見一還二。不願銀兩者。許計銀兩多寡。給官大小。轉移之術。公私兩利。各官務宜悉體。從實具呈。毋得隱瞞遺漏。亦不許因而別生事端。取罪不便。須至牌者。

看牌已畢黃鳳僂道。只要銀兩。有何難哉。待我親自去見元帥。願送銀兩公用。不願取還。唐狀元不知他的意思。說道。夫人差矣。我和你狠有不過三五百兩。毡上毫無補于用。黃鳳仙也不說破。只說道。一個三五百。十個三五千。百個三五萬。積少成多。豈不為美。唐狀元只說是直。同了黃鳳仙。到下中軍帳外。只見帳外豎着一面牌。牌上寫着借辦銀兩者。抱此牌進。黃鳳仙即時抱牌而進。元帥道。黃將軍借辦銀兩。麼。黃鳳仙道。是小將目見元帥轉牌。知得軍中缺乏銀兩。故此特到帳前來輸納。元帥听知道輸納銀兩。不勝之喜。即時叫軍政司取過文簿來。把黃鳳仙的銀兩數目登簿。老爺道。借辦官銀。是黃將軍破簿也。笑一個頭功。取過簿來。王爺道。你是多少銀兩。拿出来對過。好登錄文簿。畢竟不知黃鳳仙果是。多少銀兩。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五十五回

黃鳳仙賣弄僂術

阿丹國貢獻方物

詩曰

思婦屏輝掩

遊人燭影長

玉壺初下箭

桐井共安床

色帶長河色

光浮滿月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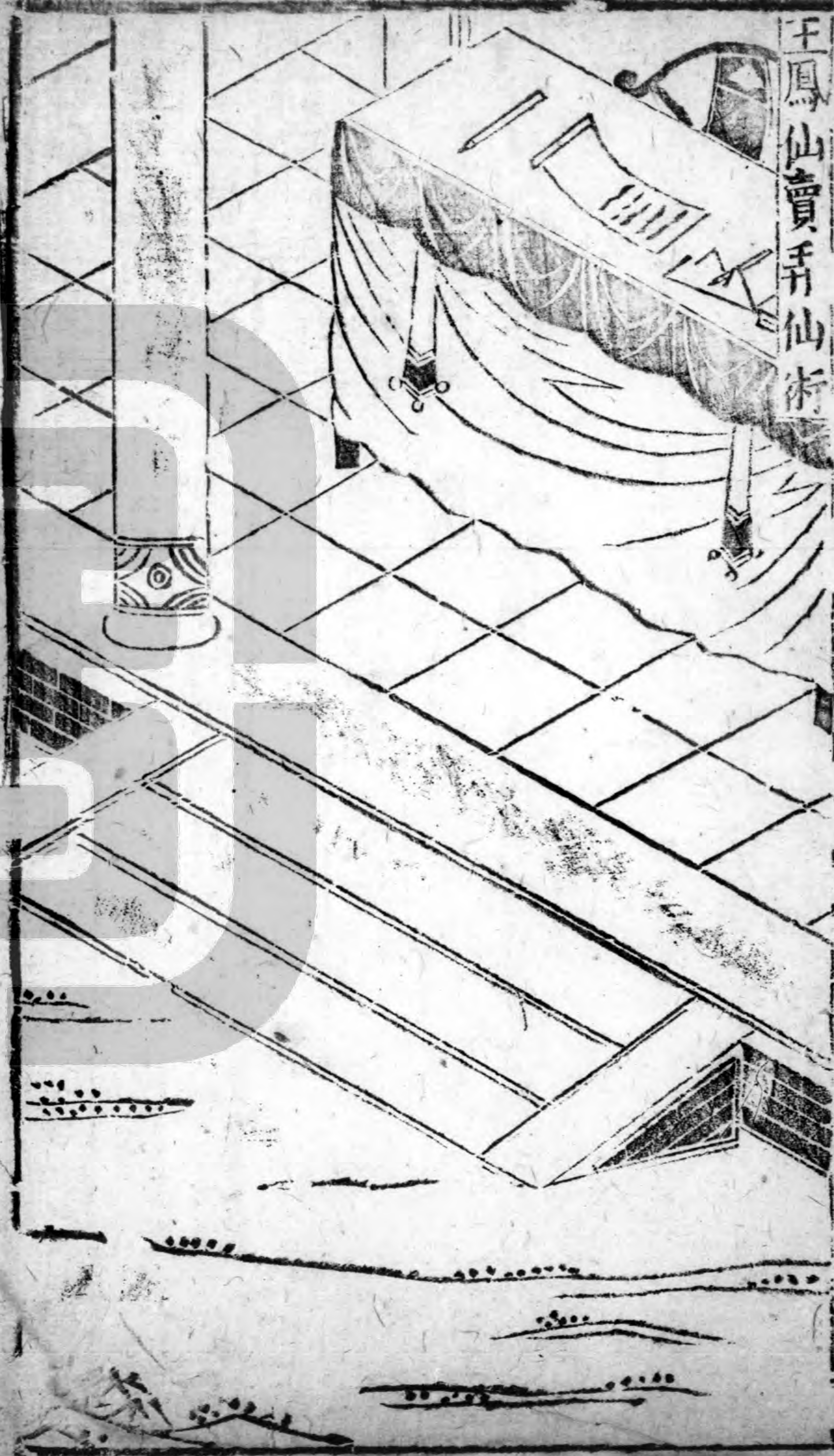
靈山有瓊甕

仙闕鷹君玉

却說王爺道。你有多少銀子。拿來對明。好登錄文簿。黃鳳仙道。還不曾帶得銀子來。王爺大怒。叫左右的推出黃鳳仙去。梟首示衆。黃鳳仙道。好意借辦銀兩。怎麼就梟首示衆。王爺道。你既沒有銀子。怎麼叫做借辦銀兩。引例當欺侮朝廷。論于律處斬。黃鳳仙道。先登了文簿。落後對上銀子。憑要多少。就是王爺道。你說憑要多少。故把這等大話來降我們。我這裏要銀一百萬。黃鳳仙信口所

術妙玄通天地于焉而聽令

王鳳仙賣弄仙術



功成鉅屨華夷由此以知威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說就一百萬把唐狀元站在一邊嚇得只是小鹿兒心頭撞想是這婦人花心風發了。莫說一百萬一千在那裏一百兩還差不多兒王爺道軍中無戲言。說了一百萬就是九十九萬還成不得黃鳳仙道元帥在上。小將怎麼敢說個誑言自取罪戾倘若元帥不信心之時小將情愿立下一紙軍令狀交在元帥臺下。如少一兩甘當斬首示衆。三寶老爺道既有軍令狀便自罷了。王爺道你拿軍令狀來。黃鳳仙一手筆。一手紙。兩手就是一張軍令狀書了。各押個字。後面又寫着同夫武狀元唐英。唐狀元道你寫看。我士敢采畫字。黃鳳仙道只要你畫個。你就肯麻唐狀元道畫字何難。你這一百萬兩銀子從何而得。黃鳳仙道沒有銀子不過只是個死罷了。唐狀元道你便自送。其死終不然教我和你同死麼。黃鳳仙道你是個狀元。豈不聞生則同。死則共穴。唐狀元道你既

讀書豈不聞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各自飛。黃鳳仙好惱又好笑。說道咳。季子不礼于嫂。買臣見棄于妻。人只說是婦人家見識淺。原來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都是頂冠束帶的。做出來王爺道罷了。不消他畫字。只你這銀子還是幾時有得來。黃鳳仙道元帥在上。救兵如救火。就在眼面前。怎麼說個幾時的話。只不知這是甚麼時候。王爺叫問陰陽官。陰陽官回復道。已是巳時三刻。黃鳳仙道既是巳時三刻。小將在午時六刻。献上這一百萬銀子來。唐狀元只是緘口無言。連衆將官也都不曉得他是個甚麼出處。連王爺看見他語言慷慨。全無惧怯之心。也老大的犯猜說道。你既是一時三刻有得銀子來。你且自去着。止留下軍令狀在這裏。黃鳳仙道小將就在元帥當面取將來。怎麼又到那裏去哩。王爺道你自去取來罷。怎麼要在我面前。黃鳳仙道還要元帥分付。

一個軍勞相助一力士爺道助你去擡來麼黃鳳仙道不是擡來
要他取過黃土兩担綿紙一張旗鎗二把明燈一盞其餘的不消
了元帥傳令一時取齊黃鳳仙就在元帥船頭上把那兩担黃土
堆成一座土山一張綿紙畫成一座城門把個城門紙帖在山脚
下用两根旗鎗插在兩邊城門上做一個小窩兒分定了東西南
北點上一盞燈王爺看他這等弄鬆却也一時不解其意黃鳳仙
道元帥在上銀子在小將身上這盞燈却在元帥身上王爺道怎
麼在我身上黃鳳仙道燈有個方向第一不可移動燈要常明第
二不可陰滅移動陰滅非徒無益而反有害王爺道何為無益何
為有害黃鳳仙道移動了就無益陰滅了就有害先稟過元帥無
此二者罪在小將有此二者罪在元帥王爺道你到好銀子還不
知道在那裏先要罪在元帥黃鳳仙道非敢累及元帥只是兩件

事是要緊的元帥道依你所說就是你只管去取銀子來好個黃
鳳仙不慌不忙走到土山之下城門之前一手選起衣服來一手
推着門叫聲開只見那扇城門呀一聲响齊上的兩扇同開黃鳳
仙走將進去進去之後只見一陣風兩扇城門可上的雙上掩上
王爺道這個法兒到也妙馬公上道元帥你不得知這個法是個
掩眼法兒他走到那裏去也正叫做船裏不走針甕裡不走鷺只
好在這些船上罷你不信之時且待我吹陰了他的燈你看他在
那裏出來王爺道這個使不得他先前講過來吹滅了就有害我
做元帥的豈可害他馬公上道既不吹滅他的且待我移動他的
看他何如王爺道他說移動了就無益馬公上道若只是無益尚
可再去果真把個燈移動了此原向的是東南上這如今移動了
向着正東王爺道移了燈不至緊取不得銀子來反致怨于我到

出像西... 卷之七
沒意思道猶未了。陰陽報道午時六刻馬公上道黃鳳仙此時好
來也。到說得一個來字果然一陣風來那兩扇城門果然又是這
等呀。一聲响齊上的兩扇同開上了門黃鳳仙走出來手裏拿着
一個帖兒口裏說道是那個移動了我的燈王爺道是移動了燈
你怎麼說哩黃鳳仙道因移動了燈故此不曾取得銀子來馬公
公道沒有銀子。依着軍令狀而行黃鳳仙道我先前已經稟過了
移動了燈便徒勞無益這個罪在元帥身上王爺道這是馬公公
移動了你的燈取不得銀子。不該罪你你只說個緣故我們聽着
怎麼移動了燈就取不得銀子。黃鳳仙道小將進了那個門就要
依着燈光所向而行想是燈對了正東上故此小將一走就走到
了蒲刺伽國排柵小城的庫藏裡面小將初然不知覺只見金銀
財寶堆積甚多都要動手。原來都是元帥封號小將心上纔明白

寧可素手空回不敢輕動。小將又怕轉來之時元帥們不肯信心
即時生出一個計較取過一塊石灰團兒寫着黃鳳仙三個大字
放在庫門裏面。小將心裏又想這三個字雖是証憑却還在四船之
日眼下元帥若不准信却不依軍令狀而行却又生出一個計較
不如去見王都督討張印信稟帖。這纔是個萬全。元帥不信之時
現有稟帖存証。二位元帥接過稟帖來果是王都督的親筆果是
王都督的印信。王爺道奇哉上上。須再煩你走一遭今後再不移
動了你的燈。黃鳳仙道為國忘身萬死不避。小將再去就是重新
帖過一張畫成的城門重新換過一盞明燈自家放定了方向又
叮囑王爺道這盞燈是小的的命。小的也是為朝廷出力。伏乞元
帥老爺嚴加照管。王爺道你放心前去。今番再不許諸人移動黃
鳳仙又走到土山之下。城門之前推一下門叫聲道開只見兩扇

門呀一聲响齊上的雙開黃鳳仙進去了。叫聲道閉兩扇門呀一聲响齊上的閉着王爺道今番却有些好意思來也馬公上道黃鳳仙強不知為知適來的稟帖還不知是怎麼樣的鬼推哩道猶未了。一陣風來刮的兩扇門一齊開着黃鳳仙一轂輾將出來一手一個娃上。左邊娃上穿一身黃右邊娃上穿一身白王爺道今番走的却是路麼黃鳳仙道燈不曾移動小的走得就是路王爺道走的是路可曾取得銀子來麼黃鳳仙道取得來了王爺道你兩手兩個娃上銀子在那裏黃鳳仙道銀子在元帥倉裡這兩個娃上原是要到我們中國去看世界的王爺道怪不得馬公公說你是個鬼推這等看起來真是個鬼推我們坐在這裏那裏看見有一厘銀星兒羅黃鳳仙道口說無憑只去拉開鎖伏板就看見王爺去看果真的滿上一倉這一倉銀子不至緊把二位元帥

四個公公大小將官都喫好一嚇都說道黃鳳仙真是個神人也一倉何止只是一百萬錠王爺取起一錠來看一看且又都是細絲攢項老爺道有此大功當受大賞一面繳回軍令狀一面登錄文簿一面簪花一面迤酒王爺親迤三杯飲到第三杯之時黃鳳仙道銀子可殼用麼王爺道殼了黃鳳仙道若不殼之時把這兩個娃上賣也值好幾兩銀子王爺道這娃上說要到我們中國去看世界怎麼好賣他况兼賣他能值幾何黃鳳仙叫聲娃上我元帥老爺許了帶你到我中國去你一個喫我一杯酒一個斟上一杯酒與他一個一口一轂輾吞將下去黃鳳仙喝聲道喫了我的酒坐着元帥官倉裏去兩個娃上自由自在走到官倉裏去了馬公公道這娃上是那裏來的黃鳳仙道是鬼推來的馬公公道那個說你鬼推哩只這兩個娃上你帶將他來豈可不知他的

來歷黃鳳仙道委是不知。敢強不知為知連上了這兩句話馬公
公滿臉羞慙黃鳳仙拜辭而去。三寶老爺說道黃鳳仙雖有大功
意得志滿還人的話我和你且去問着那兩個娃。看他是個甚
麼來歷若有拐帶逼勒情由也是他一樁過惡道猶未了。拉開官
倉板來那裏是兩個甚麼娃。原來穿黃的是個七尺多高的金娃
實是金的穿白的是個七尺多高的銀娃。上筆實是銀的老
自喫一驚說道黃鳳仙真心為國有這許多銀子不可勝當
怎麼還有這兩個金娃。上銀娃。上。恠知道他說是要到我們中國
去看世界。回朝之日把去進貢朝廷也是他一功。老爺喜之不盡
又傳下金花兩朵銀花兩朵金鴛鴦一對紅綠紵絲四表裡加賞
黃鳳仙却說黃鳳仙受了王爺賞賜已自榮耀不可當又加三寶
老爺加厚傳賞越發精彩倍加欣喜拜謝來使唐狀元道金銀花

朵還猶自可。這等金鴛鴦着實是奇。黃鳳仙道那裏去覓個籠兒
來籠着這對鴛鴦。唐狀元道籠他。上甚麼黃鳳仙道大限來時怕
他各自分飛。唐狀元又喫他還這句話。好沒意思只得陪個笑臉
兒說道夫人何事這等記懷。我不怪你。也罷你反見怪于我黃鳳
仙道你有什么事怪我。唐狀元道我和你共枕同衾你有這等一個
好法兒。怎麼不傳教于我。黃鳳仙道你要我傳教你麼。唐狀元道
非為財寶傳得也好。博笑一番。黃鳳仙道這個不難。我就教你去
走一遭來。唐狀元道你却不可要我黃鳳仙道這是個出生入死
之門。怎麼要得。道猶未了。好個黃鳳仙就在船倉板上。畫一個城
門。船倉頭上放一盞燈。取過一條紙來。畫上一道符。遍在唐狀元
手裏。教他拿着符。自己叫門。又叮嚀他道你進門之後。逢火亮處
照直去。到金銀財寶去處。你却就住。扭轉身子就回來。唐狀

稽首周天遠棄甲兵而不試

阿丹國進貢方物



凝眸漢日謾傾簞食以來降



元道曉得了。只你也要看燈黃鳳仙道。這是我的本行。反要你来
叮嚀。唐狀元一手拿着一道符。一手敲着門。叫聲道。開。只見那扇
門也照舊是這等呀。一聲响。雙上的開了。唐狀元挺身而進。進到
裏面。果是有一路火光。唐狀元遵着老婆的教。照着火光路上。一
直跑跑了一會。猛空裏。滿脚下都撞得是金子銀子。堆積如山。仔
細看來。只是一片黃。只是一面白。也不認得是個甚麼去處。這非
義之財。唐狀元不取。就輪起脚来。照着火光路上。又走走了一會。
只見前面黑黢黢的。沒有了路。唐狀元喫一慌。起眼瞧上。一座高
城。一個城門。城門上一個吞頭。張牙露齒。好不怕人也。唐狀元手
裏緊緊的捻着那道符。心裏想道。這個門。莫非就是我方纔進來
的麼。敢是背面。故此不曾看見。這個吞頭。且待我叫他一聲。看是
何如。唐狀元剎叫得一聲。開門哩。城頭上撲簌的一声响。吊下一

個鬼来。青臉獠牙。藍頭血髮。喝聲道。你是甚麼人。敢在這裡叫門。
唐狀元只得說個實話。說道。我是大明國征西大都督武狀元浪
子唐英。鬼說道。你既是大明國的狀元。饒你去罷。唐狀元又問。
道。哥。你這是那裏。鬼說道。你好大膽子。我這裏是酆都上國。等開
是叫門的。唐狀元聽見酆都兩個字。曉得是個鬼國。嚇得遍体
麻。沒奈何。不得個出路。又只得問說道。哥。我這如今往那個路
上去哩。鬼說道。前行沒有了路。你只好扭轉身子来。就是路了。唐
狀元心上却纔明白。說道。我夫人叮囑道。到了金銀財寶去處。就
要住。就要扭轉身子来。原來是我自家不是。忘懷了轉頭。故此走
到這個田地。即時扭轉身子来。口裏只說得一聲哥。多謝指教了。
照着火光。一陣順風。隨身而去。前面就是一合門。呀。一聲响。雙上
的開了。唐狀元走出門来。恰好就是船倉裏面。恰好就是黃鳳仙

站在面前。唐狀元嚇得把做再生之人。慌張比交還了那道符。黃鳳仙道。狀元你為何這等驚慌。唐狀元却把鄴都鬼國的事。告訴一番。黃鳳仙道。這是你自家不是。不曾及早回頭。唐狀元道。好怕人也。險些兒送了我的殘生。黃鳳仙道。你何故這等大驚小怪。我們只當耍子。唐狀元道。你只當耍子。你再去。走轉來。黃鳳仙道。此有何難。即時抹吊了先前的畫。再又畫上一座城門。再又點上一盞燈。黃鳳仙叫聲開門。門就開的。黃鳳仙走將進去。唐狀元也要隨後走將進去。原來黃鳳仙是個做法的。叫開門。就開門。要進去。就進去。唐狀元沒有了那道符。進不得這個門了。進不得門。不至緊。却在船艙板上撞了一頭拳。把個船艙頭上的燈。早已打陰了。陰了燈。沒有指路的亮。黃鳳仙走不得多少路。眼面前就是無萬的金銀。黃鳳仙看了一看。却拿不得他的來。說道。歡子也要我。

站在這裏。進退無門。怎麼是好。道猶未了。隔壁走過一千番子。來都叫喝道。一個賊在這裏。快拿哩。快拿哩。黃鳳仙未得慌。看見有一個花磁器瓶兒在地上。一眼頭就刺到瓶兒裏面去了。早已有個番子眼快。看見走在瓶裏。就叫喝道。在這裏。在這裏。又一個大番子。坐在那一廂。分付道。拿過來我看。黃鳳仙仔細打一聽。原來就是這個阿丹國國王。和一班文武。查盤庫藏。恰好的黃鳳仙撞在這個網裏。黃鳳仙也就拿出個主音來。說道。我滿挨着坐。在這裏。憑他怎麼樣兒來。却說阿丹國國王。帶了一班文武。查盤庫藏。收拾金銀。奉獻元帥。進貢天朝。拿着一個賊。却又走在瓶兒裏面。國王道。此事怪哉。一個人。怎麼進得瓶兒裏面去。叫左右的。拿起來。看裏面可有人。麻。左右的看了一會。回復道。裏面沒有人。番王道。這個賊。還是走了。我說道。瓶兒裏面怎麼進得去。怎麼安得住。

番王又問先前看見的是那個總兵官去摩阿答應道是小臣看見。番王道怎麼又不在瓶裏去摩阿道小臣分明看見豈有個不在之理待小臣親自來看。拿起瓶來果真是不看見去摩阿還是一個有見識的。叫上一聲瓶裏的大哥。只見瓶裏面就答應道噫那個叫我哩。去摩阿道是我叫你。瓶裏說道你是那個去摩阿道我是阿州國的去摩阿。瓶裏說道你叫我做甚麼去摩阿道我問你可在裏面麼。瓶裏說道我在這裏去摩阿回復番王有人在瓶裏。番王親自問上一聲。瓶裏可有人麼。瓶裏應聲道有。番王帶進朝去。憑你那個問聲可在裏面應聲在問聲可有裏面應聲有。都說道。這是個甚麼緣故。莫非是個鬼怪妖魔。瓶裏說道我不是鬼。我不是怪。我不是妖魔。番王道你是個甚麼。黃鳳仙就在瓶裏扯起謊來。說道我七百年前是個金母。大凡世界上的金子。都是我肚

裏出來的。我七百年後是個銀母。大凡世界上的銀子。都是我肚裏出來的。番王道怎麼金子又變做銀子麼。瓶裏說道行多了月經。紅銅去了血。却不是銀子。番王道你今日到我庫裏做甚麼。瓶裏說道我聞得你把金銀獻上大明國元帥。這是場好事。我特來看一看兒。番王道你怎麼又走到瓶裏面去。瓶裏說道你獻上元帥。我替你做個令。恐無憑。番王道你叫做甚麼名字。瓶裏說道我叫做不語先生。番王道何所取義。叫做不語先生。瓶裏說道我本是一個人。却又坐在瓶裏。人平不語我。豈不是個不語先生。番王所見這幾句話。講得有此意思。心上到快活。說道你這如今可肯出來。瓶裏說道我不出來。番王道你願在那裏。瓶裏說道我願跟着金銀同獻上元帥。番王道也好也好看。是一個瓶。問話會答應也。美做一個寶貝。叫左右的即忙收拾書表。一應禮物。連這個

瓶同去拜見元帥左右道各色俱已齊備番王即行來到中軍帳下藍旗官報上元帥却說二位元帥分外傳賞厚待黃鳳仙並不曾看見他來面謝却托故叫他來看是何如只見黃鳳仙又不曾來唐狀元來參見老爺道你那黃鳳仙爲了這幾百萬銀子連我們元帥就都欺滅起來唐狀元道三軍之命係于元帥怎敢說個欺滅二字老爺道既不是欺滅我們怎麼我們做元帥的到格外加厚你們你們做將官的都受之安然一個謝字兒討不得你黃鳳仙在那裏去了唐狀元只得說個真情說道實不相瞞二位元帥所說非干黃鳳仙不來親謝之事自從前日受賞之後是小將戲謔他有此神術怎麼不肯傳授丈夫他依前術法教小將進去走一遭小將失于轉頭一直走到鄴都鬼國走得眼見鬼却纔回來老爺道這是你的事並黃鳳仙何干唐狀元道是小將回來報

恐他他說我再走一個你看是小將要跟他

不曾進得一

頭拳撞滅了指路的燈回滅了指路燈到如今不知去向兩日未歸有此一段情由伏望二位元帥恕罪王爺道他原先說來陰滅了燈他却自有害可惜可恨陷害了這一員好女將老爺道這是唐狀元的不是唐狀元道是小將的不是王爺道彼時燈是多早晚撞滅的唐狀元道回在船艙板上畫個城門燈在船艙頭上他前一腳進門小將就後一腳跟着進去不擬門就閉上了撞一個頭拳撞陰了燈王爺道即時撞陰了燈所去不遠只好就在這個阿丹國老爺道這個也難道王爺道唐狀元你寬心本國國王一會兒就到便見明白道猶未了只見藍旗官報道阿丹國王王參見不知國王參見之後黃鳳仙有無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出像西洋記

卷之十七

七

